

換閱  
交  
請  
贈

文哲學報

劉  
賡  


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三期

R  
030.5  
193

期三第卷七第報學哲文

錄目



專載

世說新語箋證(續)

論著

六藝通論(二續)

詩歌分期之說明

遼金元科舉年表

樂山語

轉載

貴俠篇



程篤原先生遺著

劉異先生遺著

徐天閔

方壯猷

劉學章

劉永濟

A 957078

專載

世說新語箋證

卷中之上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條

古文苑鄧郡淳瑛雜記碑云年七十二建安四年卒則七歲是順帝嘉四年乙亥太丘年三十歲

南陽宗世林條

晉書七十五王述傳述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綾於文皇帝曰昔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奸名州里所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厲恐見廢棄陳太丘贊之蓋即此人劉德慶撰世林傳引宗承字世林父資世林舊蔡負士世墳不微僅能言夕歸士墳高五尺松生焉。宗承父世林志世林傳注引漢末名士錄云袁術與南陽宗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因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其後志世林善遠之使延名於天下術乃止。御覽四百七十五引此條作世說無世林既以世林傳注引漢末名士錄世林傳魏文帝受禪條

徒為司空三國志魏書十三華歆傳注和作徒義于其色三國志注和作形

諸葛亮之表渭濱關中震動條

魏書毘傳云南朝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犬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忽不能禁乃以毘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督護宜紀丞丞毛毗杖節為軍師進與亮七年九秋亮軍中諸軍皆聽武帝又遣使宣問人替選亮帝諱改為軍司凡諸軍皆置之炎震按此及注文軍司馬並衍馬字蓋毘在魏世自是軍師臨川或激襲替人習用語以為軍司人不知妄添馬字魏晉以後雖以司馬為軍府之然不名軍司馬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條

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宋本尤作續

魏書玄傳注引世說吾嘗何辭為今史責人邪作卿為令史責人也通鑑從之胡注曰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  
則有獄吏耳玄蓋責職以身為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吾嘗何辭為今史責人邪宋  
本今作令

實貴卿公亮條

下陵雲臺鎧仗授兵郭本下作于。三國志高貴卿公傳注則作勇又欲因際會選傷自出建請無遣使三字亮屬  
將士騎督收倅弟濟以矛進屬作厲

據泰傳時為尚書左僕射不云加侍中

三國志魏書陳泰傳裴松之注曰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實所由知之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條

與和嶠同住觀太子者千寶以為荀頌孫盛以為荀勗王隱亦以為荀勗荀勗傳曰孫盛與嶠同此注嶠  
傳則並云觀太子人與眾裁勸惟裴松之注三國志荀勗傳云和嶠為侍中荀勗也疾久矣荀勗位尊守司不與嶠  
同其無緣方稱侍中蓋所云皆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名愷位至征西大將軍其辨儀奏許氏後孔融兄弟引  
世期說以辨孫盛之偽理而此未及引或亦偶有不照歟于實說也蓋引五國志荀勗傳注引和嶠傳曰公  
王隱說見御覽一百四十八皇都太子門

諸葛觀後入拜條  
中吳之役琅邪王親出涂中親歸命於備是傳高伯傳觀婦觀此深也如或據其康國平備後始與武帝相  
見耳。晉書諸葛亮傳云又觀奔吳為一司馬吳一逃竄不出武帝云云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此除大司馬召不  
起七字有脫誤。三國志誕傳云觀誕小子

武帝語和嶠曰條

常山王宋本王作主

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用察也別一宋本下作子廣作屬  
晉書濟傳作它人能親疎臣不能使親觀  
杜預之荊州條

晉書預傳預以羊祜荐以本官領征南軍師武紀咸寧四年十一月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武紀泰始十年十

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御覽四百八十九別離引此三分世說

將爲右衛將軍本傳不載蓋略之。晉書地理志洛陽北有大夏廣莫二門

杜預拜鎮南將軍條

按預傳拜鎮南將軍在赴荆之後則朝士無緣悉也注引語林云征吳還爲是晉書羊琇傳悉取此文自與預傳

遠伐矣

晉武帝時條

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咸榮緒晉文略同

山公大兒條

晉志成帝咸和九年制應尚書八座侍郎下省侍官乘車白帟低幃出人掖附又二宮直官著紗帟則前此者

王人雖宴居著不得以見天子故山該不肯行耳。晉書誌碑以爲壽子厚阮並少冠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

武帝聞而欲見之澹不敢辭以問允不肯行云云壽那一事

向雄爲河內主簿條

劉淮字君平則淮當作準因準省爲淮故誤爲淮耳晉書雄傳作劉毅考毅傳未嘗爲河內也。吳書爲河內太守亦見晉書孫鑠傳。晉書雄傳傳云司隸鑠會選雄。何如晉書雄傳作如何是也河內澠縣向雄則一宋

本校作收

通典卷九十九引王隱議曰禮職云君不君臣不臣當爲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齒於其君則不教立

於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於戎首則可達而避之

至死不往可也雄無避致逢避未可非也。爲兵主求攻別一宋本求作來

齊王問爲大司馬輔政條

宰會字恐誤晉書紹傳作謙會

父從王本作父從明本同鄂本同

慮慮於衆坐條

樓神說十六如府令門中一鈴下有鳴案前作如有府令門中一鈴下有鳴案前為三日下午給食三日四日我舅婦

御覽卷八十八色門引此事作郭子

晉書辛禕傳云陶徐州刺史

王叔師不與庚子嵩交條

唐書志不置志松聯上存日字晉書五十號傳兩法字上並存案字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條

晉書初晉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語有鬼於文為合句者阮宣子三字書衍

文選沈約彈五源注引家語曰鸞籥不同器而藏

御覽卷四十一婚姻下引作世說

晉紀永和元年五月諸葛恢卒

周叔治傳晉陵太守條

奴好自愛則一傳本奴上有阿字。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此事作郭子阿奴作阿琴

壽至江南敗死宋本作敗至江南為人殺死

朗文在西堂條

晉成帝哀帝皆崩於西堂洪北曰物太燥殿之東西堂。晉書國傳載此事於哀帝本傳初知廣人所見世說本非元帝此注或後人所為非孝標原文

注大將軍當下時條

今晉書周顛別傳云答溫嶠。明本宋本葉本合上為一條皆誤今從鄂本

王敦既下條

晉書傳載為太子中庶子不為左右衛將軍晉書傳載中庶子嗣官或變誤之誤是宋書元年敦自有頃時事屬為敦阿焉則在明帝即位之後不得使以司馬目之也通鑑從晉書明紀不稱敦言溫太真云云得之

蘇峻既至石頭條

擊晉書作難

庚公隲去條

孤衍之田宋本田作縣晉書秋田宋本田作田二平以六六以四

蘇峻時條

洪北江曰國經稱實錄云嶺塘在秦淮南宛城當作宛城晉書蘇峻傳載峻遷吳於石塘唐人蘇壽之後苑使德令食稱守苑城成紀咸和四年春正月術以苑城歸順

蘇子高事平條

今晉書亦取此事而兼用王隱。御覽二百五十二尹門引此事作語林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條

晉書云於橫塘遇不出處化之語或是

梅蹟書有惠於陶公條

梅蹟當作梅蹟尚書舜典孔疏云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蹟士孔氏傳阮元校勘記曰梅蹟元王天與尚書傳作梅蹟或作梅蹟尚書舜典孔疏又引晉書晉太保及鄭冲以古文撰按風俗傳梅蹟字休璽璽天

水滸子洪季即皇甫謐外弟也季授城陽太守子彥始隱郡守子波南梅隱子傑其與壽康內史知禮之友亦嘗為城陽太守也。少好學隱遯求實進止來無疑字求也

王丞相作女伎條  
晉書謐傳謐性方雅。御覽五百六十八女樂門引此作世說有刪節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條

晉書充傳云帝臨軒沐充侍坐情禮稱得

御覽九十九晉庾帝引此作世說文句略異不悉出

江僕射年少條

晉書不載思立之年據其弟思後永和九年卒無稱十九歲得年殆十餘歲則思是漢谷汲相陳友恭也

亂君平疾篤條

晉書垣傳年五十一不為卒於何年蓋在康二年以後六年以前

王中郎年少時條

晉書彭傳云代王彪之為中僕射則在升平三四年間垣之年已出三十不為少矣晉書垣之傳敘此於為撫軍

據之前蓋誤王述此時為揚州垣之貴游子弟故不作郎官也

王述轉尚書令條

哀帝興寧二年五月述自揚州為尚書令將事以極溫極揚州使將吏屬故應讓和誤晉書作述也

故事應讓。真正不愉愉當從水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條

咸康六年庾亮卒

王長史求東陽條

法書要錄卷九載張懷瓘書斷云漢以永和興寧卒後已去。劉簡作桓宣武別駕條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條

晉書紀宋本鄂本記作訛



阮光祿赴山陵條

晉書云成帝崩裕赴山陵康紀咸康八年七月葬成帝於興平陵。文選注引丹陽郡圖始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為宋本作索別一宋本亦作索是也我次安眠身自滿對官德與君已為會稽縣和仲贈詩書康帝之幼傳者當國與懷好尚不同或求而不得故晉書懷傳不言為會稽也裕傳示取此事刪此句但云劉懷歎曰語妙全失。

咸康八年安石年二十三

王劉與桓公其至覆舟山看條

晉書蘇峻傳據蔣陵覆舟山成紀作蔣山禮志成和五年於覆舟山南立北郊

羅君章會在人家條

襄陽本別一本本作來陽緩土本作緩明本同晉書亦作緩中散大夫晉書含傳甲字上有加字當據補。御覽四百九十八簡引語林稱蘇峻坐車馬亦成劫北無主二句同家又晉書惠之晉書以公書及漢

韓康伯病條

康伯卒年別有攷昆嶺邊著舊二曰溫山并紀東三曰羊市其嶺南

馬字下未悉有外戚莫盛焉蓋字亦三山漢其一也亦無疑其然同溫山嶺南東未詳臣對對帝謂曰帝出書

王文瘦為顧公長吏時條

晉書坦之傳云險為桓氏所害亦無疑其然文度已復癡長桓溫面十一字別亦宋書亦無。御覽五百四十一婚

姻下引作世說多刪節大同

王右軍與謝公詣桓公條

王長於謝十七歲阮以年少呼右軍亦當長十餘歲視謝更為宿齒矣而謝不相推豈亦於根矩之於康成耶

太極殿始成條

今晉書略同文章志不取世說蓋以擲箸門外之語未可信也。太原當依鄂本作太元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吏條

晉書孝武紀太元十江盧奴為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持節故得置長史。祖正正當作統即江應元也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條

御覽四百九交友四引此作世說

晉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條

張書悅傳叙於為驃騎長史之後

雜錄第六

豫章太守顧邵條

顧邵王本作顧勸明本同

御覽五百十八子門引此作世說略有異

嵇中散臨刑東市條

水經注穀水篇水南對馬市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亦嵇叔夜為司馬昭所害處也朱箋引陸機洛陽記曰洛陽舊

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二曰馬市在城東三曰羊市在城南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條

御覽卷十三雷部引此條稱劉世慶世說至書亦如故止無末二句同卷又引曹嘉之晉紀則以為雷萬誕

王戎七歲條

御覽三百八十五幼智下引作世說道邊下有有字多子作子歷折枝作枝折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條

晉書戎傳云惠帝永興二年七十二則七歲是魏齊王芳正始二年此云明帝誤矣。水經注穀水篇引竹林七賢

論略同此文

王戎為侍中條

簡中錄第五晉書四十五戎傳作簡中翔布五十種五西莊曰申元極作中翔中翔各傳王戎傳事據津引

魏書獨都賦曰簡中黃潤一端數金則元板益舊。御覽八百二十引此文略有不同

裴叔則被收條

晉書楷傳楚王三難以匿免不被收劉注具二說而不能決蓋以廣異同以當日事情推之瑋舉事一日而敗恐不

得收稽晉書不從名士傳得之。以相婚黨收付廷尉宋本相作楷

王夷甫晉屬族人事條

玉篇扇檣謂之標廣韻四紙似盤中有隔也力委切晉書晉護力軌反器名也。晉書衍傳云然心不能平

裴遐在周馥所

晉書遐傳云在平東將軍周馥坐故得有司馬。御覽三百九十三坐門引鄧粲晉紀曰同類有試遐者推墮牀下

遐拂衣還坐言無異色。晉書遐傳無未二語

劉慶孫在太傅府條

說太傅令換千萬晉書本傳換下有錢字

通典卷五十七幘漢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晉因之幘有屋故得以頭就穿取。故可二字晉書無望字晉書無

又晉書以小人云云為越語

王夷甫與裴遐聲志好不同條

自謂理構多如輻每謝之宋本如作知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條

據晉書王裴二傳則王裴五歲

有往來者云條

通典五十七葛巾東晉制以為為之形如帽而橫著之尊卑共服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冠角巾晉書三十四

傳傳作角巾還第似失語妙羊祐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

祖士少好財條

晉書晉義屏常上取政反下丁浪反玉篇攝必政切攝除搗丁浪切攝搗廣韻四十五勁攝攝除也取政切四十二

宥攝搗搗丁浪切又德行篇第二十九條作併當蓋同字。匡謬正俗卷七顏師古曰或問曰今人呼履為晉履之

屬一具為一量於義何耶答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履之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晉轉舉故為

量也古者謂車一乘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車若干量。御覽三百八十九嗜好門引此

事作語林

諸傳中題同空俱作丞相從事條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字世明，世居清河。亮少孤，事母至孝。年十歲，能讀詩書。及長，博學有文才。齊高祖時，亮為尚書郎中，兼中書舍人。亮嘗與高祖共飲，高祖問亮曰：「卿何如？」亮曰：「臣聞天子當居天位，臣當居臣位。臣聞天子當居天位，臣當居臣位。」高祖大笑曰：「卿真名士也。」亮嘗與高祖共飲，高祖問亮曰：「卿何如？」亮曰：「臣聞天子當居天位，臣當居臣位。」高祖大笑曰：「卿真名士也。」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裴亮傳裴亮字世明

二弟謂本作三弟晉書亦作三弟

晉書云左射賊軍中施工。失色奔散晉書分作欲。徐曰云云言以此手射賊必命也權詞以安衆志耳

通鑑注曰自根定詞恐非

瘦小征何德

安陸當在安陸晉書翼傳康帝即位翼上疏移鎮安陸旋鎮襄陽帝紀通鑑並繫於建元元年忽以永和元年卒年

四弟則壽年二十九矣。晉地理志江夏郡治安陸

宜武與簡文太宰共載條

晉紀亦云曰戰板橋御引晉書同。編有武幹爲編所忌何至擒而手據御覽九十九此事出晉書與書

知是簡文意也。歸之詞未足據信王劭王吞共詣宜武條

庚希事晉書簡文紀在咸安二年。晉書簡文紀在咸安二年。晉書簡文紀在咸安二年。晉書簡文紀在咸安二年。

御覽三百八十九卷世門引王劭別傳較詳

桓宣武與郗超談交夷朝臣條

晉書但云王謝諸桓溫論事不言交夷朝臣條中竊言事近難信也然叙於太和以前則誤通鑑從晉書而移

於壽康元年始近之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條

御覽三百九十二卷世門引世說至吟嘯不言止餘有異言御覽孫王二字無色下有動字遠使二字無方下有雅

字士下有逸少二字

稽康詩秀才入世詩浩浩洪流帶我邦幾劉氏失注。御覽三百二伏兵門引此稱世說無曰當作何計以下三十

四字蓋脫去。命部左右都宋本作却別一來本作爾再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南亭條

御覽三百九十四卷門引丹陽記云謝石謝征南亭太元中則太安當作太元謝安當作謝石

據高僧傳支道林哀帝即位出都止嚴安寺涉將二載乃還東山哀帝以升平五年辛酉即位謝萬召爲散騎常

侍【見初學記二十】會卒則支道林還東時爲已死二二年矣晉書外傳敘此事但言送客不肯支道林出臺其誤也

高僧傳作謝安石亦姓安石此時當在吳興不在琅康也謝石有謝白面之稱以始壞我前語推之疑是謝石後人罕見石名故於石字上或着安或着萬耳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條

晉書禮志稱帝崩哀帝立譙獻統事為尚書謝奉則升平五年猶為尚書召官還東更在其後安石出西赴桓溫司馬則當在升平四年參差不合豈私道前此當免官復再起邪

戴公從東出條

道安明本作安道

王子猷子敬條

不惶取履晉書作不遑取履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條

玄則為兖州不必定作徐州乃云使君也此姓殊疑

晉書王蒼傳不言為都軍。我為蒼族子玄長珉八歲故得於蒼許斥珉小字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條

晉書珣傳云為掾轉主簿。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欲味珣作敬宋人諱敬字宋和何以傳敬乎

太元末條

文穎語以今漢書注校之略有異同不悉出。歷須女至央皇晉書天文志作歷女虛星宋本央亦作哭

殷荊州有所識條

晉書云年四十

御覽三百九十一笑問引此作世說函中二字亦粘詳點

續鑿第七

何晏鄧粲夏侯玄條

裴松之曰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豈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收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愈悲難觀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嚴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收則為識者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於

愛其奚讓於敗哉以愛付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

魏書傅巖傳注引傅子此文文句多異不悉出御覽四百四十七品瀟下亦引作傅子多異同又四百十交友五引

此作世說亦多別即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條

武紀泰始十年咸寧元年十一月數臨宣武觀大閱。海傳云與慮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

壽傳咸寧初壽少傳。武紀咸寧四年二月尚書左僕射慮欽卒山濤代之。無所標明宋本明作名

王夷甫父又為北將軍條

王衍以永嘉五年卒年五十六則十七歲即泰始八年卒結已出晉荊州不為僕射矣晉書武紀泰始四年二月羊

祜為尚書左僕射五年二月晉劉江常是泰始五年事晉書衍傳作年十四是也

潘陽仲是王敦小時條

如晉說則在惠帝末如孫說則在惠帝初皆非王敦小時孝標此注蓋隱以規正文今晉書則從孫說

石勒不知書條

晉書作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學又國中作家園中蓋園誤為國又敗家字

衛玠年五歲

伯玉死於永嘉元年玠時六歲

張季鷹辟黃王東曹掾條

晉書伯玉云齊王問辟為黃東曹掾又漢字上有尊字。御覽二十五秋部引此條全文稱世說菰菜羹作尊

來羹尚宜世說實見下而作二字

諸葛遺則伊過江左條

晉書按遺云名亞王遺亮又荀道明名闕亦見晉書按傳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中興書同

傳臨濟人說云明府。御覽三百六十四頭下引作世說無自名道明四字

世大將軍如下條

晉書平原王融傳陰符則出犢車而內露草王尼得惟蓋露草有平一頭。魏志陳思王傳注楊修子豐子華皆

知於晉世惠帝末為冀州刺史則此淮字當作準品藻篇第七條楊淮宋本亦作準晉書樂廣傳亦作準  
晉職官志謂曹尚書有二公曹渡江止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而十八曹郎內仍有三公曹蓋以他尚  
書攝職故云兼也

周伯仁母傳

晉書列女傳作伉直御覽二十八冬部引晉書亦作伉直

王大將軍既亡條

傳曰上王王本明本有王舒二字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條

晉書褚裒傳云康帝為琅琊王嫡哀女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則裒拜罷豫章太守時亮  
死二年矣晉書褚裒傳作褚裒時為豫章太守且朝亮蓋依淵明所為別傳而略節之此注引別傳並刪裒為豫章  
一語亦小失也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條

丹陽別一宋本作丹楊

小庾臨終條

永和元年七月庾翼卒晉書翼傳曰疾篤表第二子俊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

敬宗王僧導第二子為後將軍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通典晉官品後將軍第四品晉書作勳帝至鎮上流  
而已為軍司此從字馬字並誤衍

桓公將伐蜀條

洛陽晉書李特載記作略陽。晉安西將軍下常有脫文此所引皆從括志文故不能悉校。三十七晉書李勢

記作四十六華陽國志卷九云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僭號四十二年

謝公在東山齋數條

御覽五百六十八女樂門引此作世說

郝超與謝玄不善條



既已狼曠梁岐梁州寧康元年冬秦取梁益二州岐字無著或益之誤。徐正晉書符堅載記作徐統不云符石虎司史。此十五年十九年豈是符堅建元之年非始立之年也車類本書不應有誤蓋本是堅建元十五年云云後人妄改符堅建元十五年符太元四年已卯十九年符太元八年癸未

據通鑑百零四此是太元二年謝玄以征西司馬為兗州刺史領廣陵相其年十二月郝超卒汜水之役超固不及見堅將彭超等攻彭城淮陰亦後超卒一年

蘇明生少時條

符書爽傳作弘茂韻苑傳作欲哀傳亦作欲云字幼安則從音欠所是

郝超與傅瑗周旋條

南史卷十五傅亮傳云亮高祖咸司隸校尉。亮以宋元嘉三年死年五十三則生於晉孝武寧康二年甲戌太

元二年下丑郝超卒時年四歲耳。歷尚書令仕光祿大夫宋本仕作左

王恭隨父在會稽條

王總為會稽內史當在太元四年之後九年之前

恭悅之隙別見忿情篇第七條然非因王緒此注微誤晉書蘇傳敘此事以為王悅猶誤據賞譽篇第百二十五條

注引晉安帝紀是袁悅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條

王敦使王廣殺譙王承別見仇隙篇第三條無忌官為南郡太守蓋與胡之同時故胡之避之。鄧陰別一宋本作

清陰練盡晉書車胤作練盡

王忱死條

安紀太原十七年八月王忱卒十一月以黃門郎殷仲堪代之時王詢為尚書左僕射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條

類聚引謝承後漢書周乘為交趾刺史嘗即此人見汪文臺輯本卷七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

平...注...日與...。公孟太徐學也。范書字孟玉。魏書武紀注引先賢行狀字孟平。國志和洽傳注引汝...。後漢書許劭傳作召陵。出處或嘗於客舍。國志和洽注引承作水。見劭十...  
時...恐...說文  
...南...人謝承書劉陽人

公孫度自州原條

魏書十二郎原傳曰北海朱肅人按北海遼郡東莞建安中所立。魏王辟祭酒魏書注引別傳云辟東開祭酒。

叔濟魏書作舟濟東管管當作莞各本皆誤

鍾上季日王安豐條

文選五十八箱淵碑注引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其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且以楷為吏部郎蓋別有本今晉書楷傳則據臧書孝標此歎蓋以楷辟椽有年剛為吏部郎時鍾會再薦謂楷不為吏部郎也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詣鍾士季條

二章何如初學記十一引作二章是誰御覽亦同。御覽二百十四吏部尚書引此條作世說又三百八十五幼智下四百四十四知也下引均同

諺曰條

秦始七年三月秀薨。文選卷三十八仁訪為蕭揚州作薦表注引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

諺曰...進...袖...裴秀

裴令公員夏侯太初條

...所不有宋本江作汪翔御覽四百四十五品藻上引王隱晉書亦作汪翔

羊公遠洛條

魏書郭進注引諸公曰郭淮弟配配弟鍾璉子奕

...四十五亦復復...羊許小小悉還作少還復往

羊長和父...條

羊長和已見方正篇第十九條名忱則此注乘字當作忱。晉書羊祜傳云亮字長玄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條

御覽二百十六吏部郎中引作世說無目字真作直皆誤。爲散騎侍郎宋本無侍字

王戎目阮文業條

篇當作氏杜氏新書引見魏書杜恕傳。魏書杜恕傳注引阮氏譜諡字士信徵辟無所就又杜恕傳云恕從趙濟

遠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尙在嘉平之前則非魏末。宋子俊語見袁宏後漢紀子俊名仲。武魏末河郡太

守宋本加清作清河

武元夏目王裴曰條

險在秦始初已爲宿齒故得目戎楷。故晉書陔傳魏志胡質傳注均作詔

庚子嵩日和嶠條

王觀國學林卷三史記條曰晉書和嶠傳嶠潁川太守太傅從事中郎更見而歎曰云云又庚鼓傳曰鼓有重

名而聚斂積實都官從事溫嶠奏之鼓更器嶠云云兩傳所載一以爲和嶠一以爲溫嶠必有一失今按庚鼓參東

海王越太傅軍事自惠懷以來鼓仕漸顯正與溫嶠同時而溫嶠傳亦曰嶠舉奏庚鼓以此知所舉者乃溫嶠非和

嶠也和嶠早顯與張華同佐武常又在前矣炎靈曰王說是也鼓爲嶠之第三子嶠於武帝初已與峻及純官於

鼓爲先達孰令爲之題目亦當如王戎之稱太保謝安之嘆伯道不得抑揚其詞也若非晉書兩載無以證臨川之

誤矣

王戎云條

晉書戎傳取此語與前目山濤疏載則此云字亦當作目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條

王昶以甘露四年卒滿時年甫十一年耳除服後停慕所亦不過數年安得云三十年乎今晉書何邵棄皆誤也當

如世說云所生服爲是蓋謂所生母也。禮中佳時脫復看耳晉書滿傳中下有不字

加傳指開雅宋本傳作舉

晉書滿年四十七元康五卒則二十八是咸寧二年丙申

裴侯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條

御覽三府九十言語門引此條作世說

張華見褚陶條

晉書陶傳云吳中召補尚書郎。三十王本作十三明本同水礎明本作水礎誤宋本作水礎是清談謂以主王本

談作淡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宋本無祖字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條

宋本無士衡二字容貌瓌偉宋本偉作璋

洛中雅雅有三殿條

漢魏書管輅傳作漢晉書劉峻傳作演皆形近之誤以其字冲殿推之漢爲是也

晉書三十八馮統傳子播大長秋又惠帝紀大安二年又殺馮孫

晉書四十四李胤傳字官徇遼東襄平人又惠紀光熙元年五月戊申驃騎范陽王曄殺司隸校尉邢裔。三子國

眞長修眞長位至太僕卿蓋眞長即曼長或有二名

衛伯玉爲尚書令條

晉武紀咸寧四年十月衛瓘代李胤爲尚書令。宋本注觀青天下有也字

王太尉曰條

楷爲中書令時衍爲黃門郎故稱爲令公若王戎則爲尚書僕射名位相當矣云衍語爲是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條

宋本注皆煩下有也字太

傅府有三才條

御覽二百六太傅引此文作語林。宋本連賞譽下爲一卷

## 論 著

## 六 藝 通 論 (二續)

## 師法第六

劉 異

官守失而師教立，道術裂而私學興。七流殊途，【註一】譬涇渭之莫清。四術異教，要朱藍之可近。【二】生三事一，【三】在求先覺先知，舉一反三，庶幾和二知十。兩端待乎吾叩，三人必有我師。摘壇索塗，賴識道之老馬。【四】升堂入室，因得門之先進。盲聾之辨色聲，亂妄由於自用。【五】名身之徵安香濡在乎自行。【六】墨悲素絲，資黃貴乎慎染。【七】晏論蘭本，酒糜惟視所湛。【八】木受繩直，有特顯，鑿枘之匠石。璞以攻出，必俟雕琢之玉人。非勞切磋，終負素質。不貴師資，寧免大迷。【九】是以成童入學，易子而教。轉師無師，負糧忘艱。甚樂必寄朋來，好學不恥下問，三王四代，必慎其擇。【一〇】十聖六賢，莫不有稟。【一一】綠圖赤松，帝從而問道。【一二】阿衡鬻熊，王奉以爲師。【一三】霸者之雄，亦厚禮乎讎虜。【一四】大縱之聖，尙嚴事乎數人。【一五】引在凡民，不求善教。金就礪石，雖頑而能利。蓬生麻中，不扶而自直。【一六】庸衆鶩散，待師友之劫持。【一七】刑戮死辱，由問學而顯壽。【一八】曰背曰叛，賢主弗內於朝。【一九】無師無法，小人唯見乎利。【二〇】蓬蒙射鵰中微，寧后翼而盡道。【二一】伯牙琴妙天下，待成連之移情。【二二】七子選肖仲尼，若螺贏之祝螟蛉。【二三】八三人之爭死孟勝，如手足之殉頭目。【二四】墨家傳鉅子，皆願爲之尸，冀得其後。【二五】苟卿論儒效，有人之大資，無人之大殃。【二六】故孟嘗請學，祛衣而往。【二七】文侯受經，過問必試。【二八】可見春秋而後，戰代以前，師法之重，師道之尊矣。漢以王制興學，經術造士。太常議厲賢材。【二九】博士屢增弟子。【三〇】士無無師之學，學無無法之家。先有師法，以成一家之言。繼有家法，復分一師之派。師法溯其源，家法濬其流。前者重於西京，後者盛於東漢。博士以之授課。【三一】通儒之所校習，【三二】孝廉諸生所必守，【三三】四姓小侯各隨修。【三四】口傳身受，方音有齊魯之殊。章句訓故，文字有古今之別。奕世傳業，若工冶之箕裘。登樓質疑，如禪門之衣盞。續緒至十數代，【三五】著錄或萬餘八。【三六】隨師可涉七洲，【三七】荷簪不辭千里。【三八】市宅傍而獻學，

【三九】追躡畔以執經。【四〇】待死囹圄，授受無怠於朝夕。【四一】避亂山谷，講論不輟於飢寒。【四二】  
 衛子祭而斯經不絕。【四三】鄭生去而吾道其東。【四四】師得弟而道益彰，弟得師而名愈顯。於是朝廷  
 視爲國器，崇以學官。或爲帝師，【四五】或爲王傅，【四六】或爲郡國守相，【四七】或爲刺史州牧。  
 【四八】入則議政論禮，【四九】出則奉使行俗。【五〇】秩職卑尊，【五一】名知官大。【五二】賜爵關內  
 侯，【五三】增秩比二千石。【五四】若有安車蒲輪，奉若國老。【五五】少者方領矩步，委它太學。【五  
 六】遺子一經，勝黃金之滿籩。【五七】勵士明術，取青紫如拾芥。【五八】設科射策，上旣勸以官祿。  
 【五九】事師從游，下多志存仕進。爲郎得金，叔孫生喜誠聖人。【六〇】雅吹擊磬，桓元矚目愧後子。  
 【六一】懸軺車以傳孫子，用示明經之榮。【六二】印綬而自生徒，謝蒙稽古之力。【六三】率父子  
 皆至宰相。【六四】廣受叔姪，同爲師傅。【六五】遂至曲學阿世，不務正言。【六六】小禮從俗，苟求富  
 貴。【六七】魯兩生不爲親貴所汙，【六八】址志堅誓爲利祿之路。【六九】學仕之途既後，師法之戒愈嚴  
 矣。然而以次相傳，三年不見其面。【七〇】各持所見，二子別自名家。【七一】枕余而授余易，孟嘗  
 冒諸儒之榮。【七二】入吾室而操吾矛，邵公與伐我之歎。【七三】步舒以蓋書爲大恩，何時師學。【七  
 四】自壞籬籬，各爭門戶，師道不必遵，家法不可固。以視瑕丘喃喃，口輸蓋子。【七五】五鹿充宗，角  
 【七六】長卿非尋學爲疏略，儼同敵人。【七七】王江誦主客先歌，是何狗曲。【七八】  
 轅黃辨湯武受命，如食馬肝。【七九】猶爲木師自殊，而非同門互異也。夫經作大聖，傳自古賢。先儒  
 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宗一，而非能臆說。世世遞嬗，師師傳  
 承，僅守訓辭，不雜經旨。【八〇】如烏鵲之黑白，明辨匪難。若譜牒之宗支，世系弗亂。耳目口鼻，  
 皆有明而不通。【八一】十越夷貉，雖同聲而異俗。【八二】統明則易理，業專斯易精。溫故知新，蓋詞  
 青出。【八三】理枝循榦，薪盡火傳。【八四】此師法之得也。若適守文之徒，滯固所崇，披恐見破，黨同  
 妬真。得一察以自好，無釋狐裘之功。【八五】排羣言以居奇，失食雞跖之效。【八六】附會文致，情取  
 美備，非則略差纖脫，指爲大尤。是則小文微辭，標爲弘美。【八七】趨赴精虛，不遠萬里之路。穿求  
 崖穴，以合一家之言。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襍瑩悅。【八八】小辯破言，小義極道。【八九】一經說至百餘  
 萬言，兩字解至十數萬字。【九〇】師法卜復分家法，此范曄所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徒勞而少功

後生疑而莫正也。【九一】古文外別立古文，此范升所由各有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也。【九二】由是或乘經而任傳，【九三】成援經以解經。【九四】所由枝葉繁滋，侵大其本。雲仍曠遠，漸忘其祖。是末師而非注古，用後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義，即自源遠末分始矣。【九五】此又師法之弊也。漢初大師，多專一經。【九六】中興講習，兼事五學。【九七】師法漸泯，傳受乃輕。博士倚席而不讓，朋徒相相觀以相散。義有相伐，不依先師。意有可通，不修古法。以遵師為非義，以意說為得理。疏章句而競論浮麗，斬執文而務習說辭。此樊準所以請舉舊儒以勸業，【九八】徐防所以請試家法以正非也。【九九】高密鄭君，實懷明德，博學多師，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一。使學者略知所歸，即孔門亦不能過。門題通德，鄉號鄭公。徒黨遍乎天下，儒林歸於一統。齊魯同宗，今古共貫。【一〇〇】詩箋行而三家絕，禮注出而二戴微，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氏不得，書注興而歐陽大小夏侯乃廢。竭才覃思，匯往開水。遂使兩京家學，隨天運而同終。三國儒術，若斷足之紛擾。且茲以往，授受式微，說者謂鄭法行而家法滅，鄭學盛而漢學衰，【一〇一】稽考舊文，實非苛論。此經學之闕述，尤師法之樞要焉。夫川珠古媚，要俟開鑿。谷關懷馨，端資扇發。就有道而為正，可謂好學，吾無行而不與，自言無隱。陳充問過廷訓，雖有異聞。子張聆拒人之交，另有所見。問仁季而所答不同，成文章而所裁有待。視同父子，無非鑄顏之功。情切死生，乃在畏匡之後。固不待孝景之假兵刺說。巧辭鞏固之危。【一〇二】楊收之以前貫耳，泣請范升之命。【一〇三】而後傳受之情始篤，師弟之誼始彰也。慨自學風丕變，士氣陵夷。君師降為奴隸，庠序有類官府。往教等於雇傭，立誨反同待坐。函文傳舍，若陌路之無情。舉比談經，似秦越之相視。稱閩以求北面，猶如披沙揀金。【一〇四】躡屣而舍東家，不憚探珠入海。【一〇五】踏弁帶而肆邪說，實為君亂之源。【一〇六】黨隱士以咀災凶，或或亡身之禍。【一〇七】驅坐徒為獨狗，亂黑白若青蠅。好色蔑倫，去婦不緣鄰棗。【一〇八】縱欲無行，賣友無恥猶茨。【一〇九】模不模，範不範，為害奚啻洪水。【一一〇】戎言戎，楚言楚，辯議四殊衆味。【一一一】撞鐘而叩鳴不諧，登堂而庸惑互異。【一一二】欲求雨之化，浴風之樂，鑄人績勝鑄金。【一一三】樹人功同樹木，【一一四】豐功得哉。此學術之所以日衰，民德之所以日蔽與。

【一】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又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中：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卽官守失傳，而各以師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誼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

【二】荀子：尊嚴而憚，者艾而信，誦說而不浚不犯，知微而論，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漢

紀：童子魏照求師郭泰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於朱藍。

【三】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四】揚子修身：摘埴索塗，冥行而已。又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五】荀子修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舍亂妄無爲也。

【六】呂氏春秋勸學：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七】墨子：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八】晏子春秋雜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

【九】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一〇】學記：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一一】呂氏春秋尊師：神農師悉謬，黃帝師太摯，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于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魯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本有不有本尊師也。今尊不尊於師，習不習於



聖。而欲其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

【一二】荀子：顛頭學乎綠園，學乎學乎赤松子。

【一三】史記：殷末紀：伊尹名阿衡。空隱，阿衡官名，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又楚世家：能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

【一四】又齊世家：管仲請囚，及堂阜而歷桓楛，齋拔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之。

【一五】又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則伯玉，於齊於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一六】荀子勸學：金就則利。又曰：蓬生麻中，扶自直。

【一七】又修身篇：魯散則動之以師友。

【一八】呂氏春秋尊師：子張，魯之鄙家也，顏家漆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鳴曲，學於子墨子。索盧黑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解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解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於學也。

【一九】又：君子之學也，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元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說之人，賢王弗許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二〇】荀子榮辱：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

【二一】孟子離婁：逢蒙學射於羿，羿之道，荀子：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逢蒙矣。

【二二】梁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曰：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至。至：蓬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聞海人聲，謂謂，山林杳冥，萬鳥嘯嘯，乃歎曰：吾師謂移人道者，豈此也哉。乃援琴而歌，作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二三】揚子法言：螟蛉之子，產於蜂蠆，祝之曰：親我類我，久則有矣。遂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三四】呂氏春秋上德：孟勝將死陽城君，弟子徐弱請先死以除路。孟勝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者八十三人。二人以政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不聽，遂反死之。

【三五】莊子天下：墨家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費得為其後。王先生注，巨字，矩也，墨工制器，所執用以正，海外這奉祀之，今耶穌教所奉十字架也。按墨為工業家，以為傳授之具，至今土木工匠，猶相沿以此習，若佛家之衣鉢也。親孟勝必道二人傳於田襄子，其必有所致之可知。

【三六】荀子儒效：不見不聞，則雖富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不能則必為亂，不能則必為怪，辯則必誕，大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爾則之成，察則之實，則則速論。故有辦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

【三七】韓非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禮，禮有來學無往教。於孟嘗君衣往受業焉。

【三八】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以千木，過其門未嘗不賦也。

【三九】又林傳叙：家議與國議，子榮里之比，而廣言之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教，殷曰序，周曰序，……請以官為師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有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尊卑，有節，令相長，上為二十石，二千石有諫諍者，官與計偕，諸生得受業如弟子。一按嘗甄試，能過一藝以上，則文舉。政缺，高弟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卜射，及不能過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更，以多文學之士矣。

【四〇】漢書儒林傳：武帝為官立弟子五百人。昭帝時，增弟子員四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進一者百枚，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

，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良。後漢書黨錮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又儒林傳：本初元年，梁太后曰，大將軍及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三一】同前博士弟子，一嚴智輒課。漢書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三二】後漢書官著察倫傳：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高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讎家法。

【三三】又左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

【三四】又質帝紀：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大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三五】如歐陽氏，夏侯氏，桓氏，皆傳至數代或十餘代。

【三六】漢書申公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王莽時，唐林王吉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許商等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朱普鮑宣吳章煥欽張邯皮容張髮福公孫文東東門公孫文東門雲左咸申章昌等，皆徒衆尤盛。後漢書所載，張興著錄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敷授數千人，魏應丁恭弟子著錄數千人，姜肱就學者三千餘人，曹曾門徒三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

【三七】後漢書景鸞傳，少隨師學，經涉七洲之地。

【三八】又丁鴻傳，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篤志精銳，布見荷擔，不遠千里。

【三九】又張霸傳，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它其傍以就學。

【四〇】又孫期傳，家貧事母至孝，牧羊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懸畔以追之。

【四一】漢書夏侯勝傳：勝與黃霸俱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諱詔不息。

【四二】後漢書桓榮傳：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

## 【四三】見傳授注十四

【四四】書：田何授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後漢書鄭玄傳，登樓從融賈諸疑，問畢辭師，融明然謂曰，先生去矣，吾道東矣。

【四五】蔡誼以博士解帝，帝即以誼授元帝，帝賞以詩授哀帝，歐陽地餘孔霸以書授元帝，鄭寬不以書授成帝，桓榮以書授明帝，桓郁以書授章帝，桓焉以書授安帝，張禹以論語授成帝，王莽時劉歆爲國師餘不備舉。

【四六】時則申公楚王太傅，王氏昌邑王師，唐長賓楚王太傅，轅固清河太傅，伏理高密太傅，鄒丹東平太傅，朱傳韓嬰常山太傅。書則夏侯始昌昌邑太傅，夏侯勝太子太傅，周堪太子太傅，夏侯建太子少傅，張無故廣陵太傅，唐尊王莽太傅，林尊桓榮太子太傅，桓焉太子太傅太傅。楊倫清河王傅禮則戴德信都太傅，慶普東平太傅。易則彭宣東平太傅，春秋公羊則嚴彭祖太子太傅，公孫文東平太傅，疏廣太子太傅，穀梁則瑕丘江受衛太子，丁姓中山太傅，申章昌長沙太傅。左傳則鐸椒楚王太傅，賈誼長沙梁王太傅。例不備舉。

【四七】漢書董仲舒傳：爲博士，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蕭望之傳：是歲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博士國守相。後漢書盧植傳：徵爲博士，出爲九江太守。儒林牟長傳：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周防傳：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伏恭傳：拜博，遷遷常山太守。以上以博士爲郡國守相者，例多不備舉。

【四八】漢書貢禹傳：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翟方進傳，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儒林傳：胡常以明毅爲博士，部死。琅邪徐良游卿爲博士，州牧郡守。以上以博士爲刺史州牧者，餘多不備舉。

【四九】漢書曾詒傳：文帝召詒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詒恭爲之對。文帝紀：後元年詔曰，開者數年歲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終西漢之世，此制如故，例多備舉。中興以後，漸廢議政而專議典禮。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

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則。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七年，詔三公曰，漢書郊禘，其與卿大夫博士議。例多不備舉。

【五〇】又武帝紀：元狩六年夏，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例多不備舉。

【五一】又百官公卿表博士秩比六百石續漢書百官志博士二十四人比六百石注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五二】又儒林傳：魯周霸，莒衡胡，臨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又唐尊王莽大夫，趙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又九江張郎，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又山陽張就，東海髮福，皆至大官。

【五三】又鄭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例多不備舉。

【五四】又叔孫通傳：漢二年拜爲博士，號稷嗣君。七年拜爲奉常。【中二千石，】百官公卿表：博士厚養爲少府。【中二千石，】例多不備舉。

【五五】又儒林傳：武帝使使東帛加壁，安車以蒲裏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五六】後漢書儒林傳敘：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蓬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

【五七】見名義篇注六九。

【五八】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掬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

【五九】又儒林傳敘：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六〇】史記叔孫通傳：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通，專言諸故義盡壯士遺之，羣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遽趨

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圖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又云：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備，

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皆以五百斤賜諸生，諸生適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務。

【六一】後漢書桓榮傳：榮拜博士，擢幸太學，論難於前，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罷吹擊磬，盡日乃罷。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乃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

【六二】漢書廣德傳：以魯詩教授，為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東歸西。太守迎之界上，沛人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六三】後漢書桓榮傳：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積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六四】漢書平當傳：甚至丞相，子安以明經歷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六五】又疏廣傳：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并為師傅，朝廷以為榮，按廣受實叔姪，史稱父子者，從通稱也。

【六六】又儒林傳：韓周與公孫弘同徵，弘仄目而事周，周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阿貴。

【六七】又嚴彭祖遷太子少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六八】史記叔孫通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面相覷，得親貴，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公行矣，無汗我。

【六九】漢書儒林傳贊：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太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七〇】又董仲舒傳：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後漢書高融傳：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又鄭玄傳：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

【七一】漢書儒林傳：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陸孟，質剛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曰，言各自名家。

【七二】見傳授篇注一六。

【七三】後漢書鄭玄傳：何休好公羊，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儒林傳：休字邵公。

【七四】漢書董仲舒傳：遼東廡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史彙未上。主父偃疾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

【七五】又夏侯勝傳：夏侯建字長卿，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率引以次章句，其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

【七六】見傳授篇注一七。

【七七】後漢書朱雲傳：五鹿充宗善梁丘易，元帝欲考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黃辨口，諸儒莫敢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奮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庭，諸儒爲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七八】漢書儒林傳：王式除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除侯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獨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稱者輕賤之甚也。

【七九】又韓同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非受命，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論湯武受命不爲愚。

【八〇】用皮錫璠經學歷史語。

【八一】莊子天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八二】荀子勸學：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八三】又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八四】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八五】又天下。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呂氏春秋用衆：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

衆白也。夫取於衆者，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八六】呂氏春秋用衆：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足猶若有跖。

【八七】後漢書陳元傳：元上疏曰，范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矯顯微辭，以年數小差

，擬爲巨鑿，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八八】又儒林傳論：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馬義，開

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

穿求虛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繼其繁說。

【八九】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

【九〇】漢書儒林張山拊傳：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文，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近君

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九一】見後漢書鄭玄傳論。

【九二】見後漢書范升傳。

【九三】文中子：春秋之失，自敬向始也，秦經而任傳。

【九四】後儒董仲舒劉向何休多用緯說，中興以後尤盛。

【九五】用皮錫璠經學歷史語。

【九六】漢書武帝紀及百官公卿表：皆云武帝始置五經博士。後漢書翟酺傳：酺言孝文帝始置一經

，博士。蓋爲經置博士，始於文帝，限以五經，則始武帝建元五年。所謂一經者，卽專經之



謂。考又景時，如張生暹錯爲博士，申公轅固韓嬰爲詩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爲春秋博士，皆專一經。卽武帝始置經博士，亦分經專業者也。

【九七】後漢學者，多通羣經，如賈逵鄭玄，其最著者也。建初殘墓碑：十五入大學受禮，十六受詩，十七受口，十八受易，十九受春秋，缺處當爲書字。此亦後漢博士弟子兼學五經之證。

【九八】後漢書樊準傳：上疏請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

【九九】又徐防傳：上疏請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

【一〇〇】見後漢書鄭玄傳。

【一〇一】本李兆洛皮錫瑞說。

【一〇二】漢書儒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大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適使固入圈擊斃。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適假固利兵，下圈刺斃，正中其心，旋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

【一〇三】後漢書儒林楊政傳：政從范升受梁丘易，升嘗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舉弓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政傷胸，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尺一出升。

【一〇四】又鄭玄傳：汝南應劭，因白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科，何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一〇五】鄭原別傳：原欲遠遊學，詣安邱孫慈，慈辭曰，君鄉里鄭康成，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邱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趨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邱，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矣。

【一〇六】子華子：今天下老帥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而亦唯此

之事，是事禍也。

【一〇七】漢書儒林傳：京房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又京房傳：贛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一〇八】漢書王吉傳：古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婦去復還。吉字子陽。

【一〇九】借用詩語意

【一一〇】揚子：務學不知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害不少。

【一一一】呂氏春秋用衆：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揭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也。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也。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戎言，戎人楚言矣。高注引孟子一齊人傳之衆楚人昧之爲說。

【一二二】學記：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撞鐘見次第篇注五。

【一二三】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踰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一二四】管子：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

### 今古第七

今古分而經學之爭起，今古合而經學之法壞。今學盛於西京，古學不得顯。【註一】古文盛於東漢，今文以衰微。【註二】皮錫瑞曰，「今文者，今所謂隸，世所傳熹平石經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謂籀書，世所謂岐陽石鼓及說文所載古文是也。隸書漢世通行，故當世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猶今人之有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註三】此從文字分今古，溯其源也。陳漢章曰「今古文肇稱於馬班，中古文獨發於中壘。【四】厥初文字區分

，【五】繼乃家法角立。【六】漢武繼周而王，立學官者今文。【七】光武營洛以還，行民間者古學。【八】魏晉而降，今文就澀，古文亦亂。【九】唐宋之際，古文更僞，今文又殺。【一〇】清自古文尙書疏證於潛邱，沿古學者，風發響應，力反之東漢。【一一】又有公羊春秋發明有曲阜，說今文者，波屬雲委，抗希乎西京。【一二】此由歷史述今古，衍其流也。兩氏所詮，過於簡括，試就載籍，略申論之。漢初經學，唯重今文。十四博士，爲儒林之大師。數百文學，皆今家之弟子。【一三】安國得古文尙書，仍讀之以今文。張蒼傳左氏春秋，初未聞有異議。【一四】河閒有毛公之詩，【一五】東萊著費氏之易。【一六】民間行古學，學官用今家，兩不相妨，別行無滯也。成哀季世，紛爭遞起，始作俑者，其劉歆乎。歆承父業，典校祕書，大好左氏，欲課學官，博士不肯贊對，衆儒之所訕議，移書太常，責讓激切。【一七】髡勝疏自罪責，願乞骸骨，師丹奏亂舊章，非毀先帝。【一八】今古之爭，於是乎始。而歆挾名父之傳，受貴幸之職，前典國書之任，後總國師之權。【一九】父子之親，不憚以左氏難穀梁。【二〇】宗臣之重，不憚以周官阿新莽。【二一】殆爲利祿所歆，亦猶改名之技。【二二】此公孫祿所以議其顛倒五經，毀壞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以慰天下與。【二三】自是以中興而還，辛甘五忌。雲臺召議，范陳爭左氏之立。【二四】虎觀論經，李賈有公羊之辯。【二五】桓譚非今家爲俗儒，【二六】何休詆古文爲俗學。【二七】馮融之答北地，劉瓌之答任城。【二八】相與水火，積爲敵仇。儒雅之林，幾同疆場。真荀松所謂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也。【二九】汝南許君，本尊古學。而五經異議，分列兩家。【三〇】說文解字，屏斥今說。【三一】杜鄭賈馬，界畔尤嚴。【三二】若矢人兩人之莫滑，如滕侯薛侯以爭長。鄭君適承其會，多才多師。通人大儒，咸捧手有所受。祕書緯術，均括囊而靡遺。【三三】遂博稽六藝，思整百家。【三四】主宗古學，兼采今義，雜糅衆說，折衷羣淆。用王制以注周禮，據韓詩而箋毛傳，尚書歸夏侯歐陽之說，費易混施孟京房之術。治古今於一爐，爲齊魯之宗師。【三五】紛爭由此息，家法由此壞。功之所歸，亦適之所至與。建安以後，喪亂頻仍，中夏殄瘁，講誦遺密，太學淪於灰炭，博士率皆廢。【三六】隗禧斥左氏爲相斫，而詩混四家。【三七】杜預譏素王如欺天，而獨辯一傳。【三八】梅賾而孔傳，而古文尙書亂。【三九】范寧作萬解，而今文穀梁滿。【四〇】延世爲春秋作調人，【四一】武子非王何爲桀紂。【四二】王肅善賈馬之學，短鄭玄之說，不修家法，仍混古

今，僞撰孔書，別爲聖證，畫麟魅以爲巧，操戈矛而無擇，今既復湮，古亦重晦。【三三】加以永嘉之亂，典籍多亡，南京薪傳，忽焉殆盡，今學之不絕如縷，古學之傳授亦微。宋齊以降，迄於朱明，漢學廢，儒雅改轍，今古之論，溷而不可開矣。有清繼學，力趨復古。乾嘉以前，則追蹤東漢。道咸而後，復繼軌西京。振千載之頹綱，尋周孔之履綫。初爭今古於真僞之中，嗣明真僞於今古之外。發軔於尙書，集鵠於公羊。閻百詩之證僞孔，【四四】孔驥軒之通公羊。【四五】莊存與之正春秋，【四六】劉申受之釋何詁，【四七】魏默深之攻毛傳，【四八】邵位西之說儀禮，【四九】戴子高之注論語，【五〇】龔定盦之辨大誓，【五一】智力昌今學，以斥偽古。於是書宗四師而去古文，詩宗三家而斥毛氏，禮宗儀禮而毀周官，易宗虞氏而求孟義，春秋宗公羊而排左傳，漢後葛藤，較如丹楨矣。湘潭先師，追述邵公，箋糜牛角之微言，闡預甲之元意。扞經世之志，垂改制之文。井研廖君，昌明師法。今古學攷，系統井然。詳其源委，嚴其封域，辨其出入，究其交互。洞名實異同之原，明盛衰存亡之故。貫通諸籍，分列衆表。【五二】自漢以來，言今古學之詳備，當推此爲司南矣。南海康氏，因襲廖書，著新學僞經攷。網羅羣籍，鉤稽諸韻，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僞經以求真經。蓄疑於前哲之啓迪，發端於史漢之異反。【五三】綜叢經史以糾僞謬，比較向歆而定遠戾。謂六經未亡於秦，古學實興於漢。作僞書亂聖制者，始於劉歆。布僞經纂孔統者，成於鄭玄。丹黃亂色，甘辛變味。迺提聖法於既墜，明六經於闇習，雪先聖之沈寃，出諸儒於雲霧。渙海冰釋，怡然理順。鐵案如山，萬牛回首。自信甚深，其言亦甚辯矣。吳興崔適，推尊備至，稱爲字字精確，古今無比。遂力排古學，專信今文，推波助瀾，尋根究柢。史記探源，抉遷書之僞迹。春秋復始，求孔義之真詮。雖有過激之談，實多鉤深之語。或者比韓非之於荀卿，父殺人而子行竊，自謂如定字之於潛邱，舟至趙而車至燕也。【五四】夫今古託始，茫昧難徵。兩漢經師，鮮擇其源。大抵初緣祿利而爭學官，繼因文字而競師法。在傳記不在真經，在制度不在義理。綜論其差，略得數旨。今學尊孔子，古學奉周公。古爲從周之義，今乃爲邦之說。古學守舊以尊君，今學維新而改制。古學主致治，今學主撥亂。古學究已往之意多，今學正未來之志切。古學多僞託，今學皆真傳。古學多行於燕趙，今學多興於齊魯。分合盛衰，因緣便會。西漢明學而今古分，東漢爭立而今古合，晉後重文藝，今亡而古亦衰，清季感世變，古微而今愈盛，離之則兩

美，合之則兩傷。鄭學尊而俗華并，許書行而江河塞。允宜截斷衆流。重清界畫，剪除假託，勘定混淆。今遺於今，古遺於古。同者從同，異者從異。各守師法，無相讎仇。殫求參商之離，期復武宜之舊。紹前賢之授受，泯後葉之爭執。如日星之分行，各循其度，山川之環繞，各鎮其封。儻亦先聖一教百慮，殊途同歸之旨。君子思不出位，學不遷怒之道與。

【註一】西漢十四博士，皆今文家。史記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當川田生。言春夏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二】東漢經學大師，如杜林，鄭興鄭衆，衛宏賈逵馬融盧植許慎鄭玄等，皆古文家。

【三】見經學歷史，及後漢書儒林傳。按：漢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家隸三體書法。章懷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皮氏言漢平石經專為隸書，微誤。洛陽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請補遺所立三字石經之殘闕。」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殿陽渠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按伽藍記易古文為科斗，近世出土之三體石經，即籀書小篆隸書，是古文即籀書，皮說所本也。

【四】答奉天黃嗣問今古文家法以下皆原注節略最錄之。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又「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字，脫字數十。」師古說中古文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也。」龔自珍不信中古文，立十二證，陳氏一一辨之，文繁不錄。按古文書諸託始於河間獻王及魯共王，史記二王世家及儒林傳，均無明文。唯儒林伏生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此為今文古文見於史傳之始。它如五帝本紀「不離古文者近是」，三代世表「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仲尼弟子傳」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自序一年十五則誦古文，」又「秦撥去古文，」史記言古文者止此。康有為新學偽經攷，崔適史記考索，皆指為糾割所亂。今文二字，它無所見。班書沿襲史遷劉歆非筆稱矣。

【五】皮氏曰：「其本者古字，號古文易。」釋文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讀應爾雅。」漢志及後漢書賈逵傳：「河間獻王得古文，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景十三王傳楚元王交傳：「魯共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傳志：「是當時所謂古文者，皆以有古字，而亦明言為古何字，與漢隸之今字異稱。賈公彥儀禮疏曰：「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賈意以古文即篆書。案說文敘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所作也。」然則孔子安知秦篆而書之。說古敘又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孔穎達書疏曰：「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是孔子所書之古文，非小篆，亦非大篆，必別有一種書。偽孔傳序則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定其可知者為隸字定。更以竹簡寫之。」宋自吳才老朱子疑晉所出孔傳為偽，王柏書疑，遂並疑科斗文字。曰：「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輔商盤匱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顛項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之奇，以世代之遠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考伍則查攷驗偏旁而更為隸古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王隱晉書，「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其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謂據此則科斗文乃晉人里語，而孔安國敘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喻，其作偽顯然矣。」陳氏引後漢書盧植傳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鄭君書贊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官人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謂之古文。」古文為科斗，得此二證，已如鐵案。皮氏錫瑞五經通論，顧謂鄭君書贊不可信，豈盧子幹奏御之書，亦不可信乎。皮氏竟不引盧植傳，非

諱之，卽健忘耳。又言皮氏主古文卽籀書，「謂說文所列古文，不似科斗，科斗之說，乃東漢古文家自相矜炫，引晉衛恒古文體勢以證科斗，與說文所列古文合。按康有爲新學僞經致經典釋文糾謬：謂衛恒四體書勢，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見晉書衛恒傳】實欲爲說。則盧植之說，殆亦據欲言。不然，班氏漢志，許氏說文，敘列字體甚詳，何以無科斗。殊可疑。

【六】古文既皆古字，非通知字學及今文學者，必不能讀。鄭君書贊曰，「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淵禮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故侍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板，斯可謂雅達廣覽者也。就其原文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摺秘逸，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以上佚文並引見孔賈疏】由鄭此言推之，古文各經，必皆以發疑正讀爲家法。

【七】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而藝文志立學官者，又有魯齊韓三家詩。史記稱韓生爲博士孝文時，韓固爲博士孝景時，漢書楚元王傳又稱文帝時，申公爲博士，是三家詩立於學官，在文景世。文帝時博士不專重今文，左氏春秋先師賈誼，文帝時召爲博士，誼弟子賈公與毛公，並爲河間獻王博士，毛詩左氏，皆古文也。」

【八】後漢書徐傳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賈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舉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見儒林傳及范升陳元傳】章帝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古文

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本紀〕卒未立於學官。桓帝時高彭明於左氏，上立博士。〔魏釋外黃令高堂震傳文〕獻帝時，盧植上請立毛詩左氏禮博士。〔本傳〕皆不果行。然其時學官雖主今文，而學者則多治古文。如周易費高二家未得立，陳元鄭衆皆傳之，馬融亦爲其傳授氏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與高氏遂衰。孔氏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及毛詩，孔僖守其業，汝南周勃父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陳留楊倫則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而扶風杜林所傳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顯於世。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之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杜林更受古文尙書作訓，濟南徐邈師事宏，後從杜林受學，亦爲顯儒，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興子衆與賈逵並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義，申明毛詩。衆與逵又傳周官經，馬融亦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又以禮古經授小戴禮，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至於左氏春秋，傳者尤多。陳穎容師事太尉楊賜，著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南陽謝該善春秋左氏，河東樂詳修左氏疑滯七十二事以問該，該皆爲通解之，名謝氏釋。濟陰張馴能誦左氏，南陽尹敏受古文尙書兼善毛詩左氏春秋，而扶風賈徽作左氏條例。徽子遵與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又作左氏訓詁，鄭衆亦作左氏條例章句。馬遵爲三家同異之說，南陽韓篤受左氏於達孫伯升，因注之，而南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魏郡許淑扶風孔嘉並作注解。〔以上本後漢書藝文志錄〕鄭玄注成，與何休賈逵遇客舍，聽服在車上與人說注傳意多與己同，玄盡以所注與之，遂爲服注。〔見世說新語〕馬融又爲古文孝經傳，古文論語注。斯皆不視學官好尙爲轉移。

【九】三國志魏黃初五年，置春秋穀梁博士，蓋於後漢十四博士外，增置一人。王朗傳稱朗易傳及王肅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並列學官，則毛詩周禮左氏春秋以王入學置博士。晉宋書志並云：「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謂之太學博士。」而荀爽傳云，「元帝踐阼，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



，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一傳太常，以為不可。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儒興學。小學。有石經古文先備典訓，賈馬鄭服杜孔士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博士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訂今，猶不能平，願為鄭易鄭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各置博士一人。詔曰：穀梁所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士敦之難不行。一此傳與志不合，蓋儀禮公羊後乃增置，而鄭易尹氏穀梁亦立學也。由是南北章句，好尚不同，禮尚書周易則鄭學成，左傳服子慎，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北安國，左傳則杜元凱，則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所謂南人約簡，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以上並見北史儒林傳。」百後漢魏晉古文家學，而今文之家法皆亡。經典釋文敘錄隋書經籍志並曰：周勃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魯詩魏代已亡。魯詩，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後漢大小戴慶氏三禮皆立博士，慶氏久亡，大戴無傳者，春秋三傳至隋公羊穀梁浸微，殆無師說。是西漢諸今文家法，多亡於西晉，無古又法亦亂。同一費氏易，有鄭君王，同一左氏春秋，有服有杜，古孝經安國之本亡於陸亂，古論語亦無師說。而東晉祖國安上孔安國傳古文尚書，與馬鄭所注古文不同，反謂馬鄭注非孔傳本。初明帝建武中吳興苑方與又又於大船頭買得舜典孔傳一篇經，此馬鄭注多二十八字，於古文尚書有兩本。

【一〇】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易書春秋傳皆取兩學，惟孔安國傳為古文尚書。玄宗大寶三載，詔撰學士衛德固古又書。德固曰：「國之圖書，古者皆用兩學，今古並行，未嘗廢古。」唐之所謂古又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太祖開寶中，詔以陸氏所釋乃古文尚書，與明皇所定經文較。今陳鄂刪定以從明皇書，是尚書經文，至宋初始改為今文。乃魏公武都言諸書志有古又書十二卷，謂為孔安國以隸書寫定五十九篇之書，并云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此言大謬，明皇不喜古又，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皇朝出，防得不於宋失遺玉至，字奇古，非筆書傳所能到。王氏因之開辨之云：釋文敘錄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以隸寫古又，則不全古字。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字部，改變經

文，斯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今所傳古尚書，未必安國本。案釋文稱東晉古文孔傳始興時，范甯已變為今文集注「臧氏鏞堂云此古文猶今字」孔傳隸古定，范改今字，則東晉已變古文為今文，何以唐玄宗又詔衛包改之，豈古文不止一本，今文亦不止一本與。至是古今文之混淆甚矣。按陳氏不以東晉孔傳為偽，此則大謬。

【一】江藩漢學師承記首傳閻潛邱，以潛邱力攻偽古文，馬鄭之學，復顯於世。嗣是胡鼎明擊陳博之易圖，惠定宇削王弼之易注，陳長發作毛詩稽古編，顧震滄成春秋大事表，沈冠雲周官祿田，凌次仲撰禮經釋例，莫不吐棄空言，潛心考索。當時立學官者，雖有宋元人經說，一切置之，正如後漢時人不從今人家言。故江氏記載東原之言，謂當代學者，吾以錢曉徵為第二人，而譏之曰，東原蓋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豈能如曉徵，曉徵博綜羣籍，擬以漢儒，在高密下，即賈逵服虔，亦膽乎後矣。况不及賈服者哉。又論惠定宇曰，擬諸漢儒，馬融趙岐不能及也。觀所言可見一時風尚，心摹力追賈馬鄭服之學也。

【二】皮氏錫瑞曰：國朝諸儒，昌明漢書，亦止許鄭古文。及孔廣森專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陽湖莊氏【案莊方耕名存與弟子葆琛名述祖存與孫卿珊名緩甲】乃推今春秋公羊義並及諸經。劉逢祿宋翔鳳張自珍魏源繼之，而三家尚書三家詩，皆能紹承絕學。凌曙陳立師弟，陳壽祺喬樞父子，各以心得，著為專書，二千餘年之墜緒，得以復明，十四博士之師傅，不啻中絕。常州學派，蔚為大宗。龔自珍詩所謂祕緯戶戶知何休者，其有功於聖經甚大，實亦由治公羊春秋，漸通詩書易禮之今文義也【五經通論】皮氏之言如此。朱氏一新則曰，魏默深之攻故訓傳，【見詩古微】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其經學實足誤人。又曰，近儒惟陳卓人【即立】深明家法，亦不過為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襲定齋戴子高【望】之徒，蔓衍支離，凡事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鉅鍊而傳會之。【無邪堂答問】得失皆見矣。按陳氏主古學，凡所論列，不免有左袒古文之處，學者可善觀之。

【三】史記儒林傳敘：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

【二四】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釋文云蒼傳賈誼。

【二五】又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授同國貫長卿

【二六】又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篆篆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能傳之。

【二七】又劉歆傳：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王莽奉歆宗室有才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引傳又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書辭激切，亦見文選，不具錄。

【二八】又歆書其言切至，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乞骸骨罷。師丹爲大司空，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丹字仲公。

【二九】又哀帝即位，歆爲侍中，大中大夫，遷騎都尉光祿大夫，貴幸。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三〇】又向受穀梁春秋，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聞也。

【三一】康有爲新學僞經攷卷三：言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殷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僞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爲此書。語繁不錄。

【三二】歆傳：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應邵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幾以趣也。

【三三】又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以慰天下。

【三四】後漢書范升傳：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蓋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辯難，其中乃罷。升遷得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唯難者以太公三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遺戾五經，與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下博士。元開乃詣闕上劾，下其議，范曾與元相辯難，凡十餘帝立左氏學。

【二五】又儒林卒有傳：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首以公羊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合通儒。

【二六】又相傳：謂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義，而憲非毀俗儒。

【二七】何休春秋公羊序：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置，左氏可興。

【二八】後漢書鄭玄傳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休任城人

【二九】晉△荀松傳：三傳雖同日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戰前戰爭之場，駢亦劍戟之鋒。

【三〇】許慎五經異義，就陳壽輯本改之，將近百條，今古分列，於各經家法，聽其別行，不相含混。

【三一】許慎說文解字用古義，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說目之，屏爲異義。

【三二】寥平今古學攷：杜鄭【與衆父子】賈馬，其注尚禮左傳尚書，皆不用博士說片說隻字。【五經異義】馬有以今學長於古義一條，目今說既爲俗儒，不可據以爲用今學者也。至於引用諸書，亦惟用古派，從不用王制。其分別異同，有如陰陽水火之不能強同。

【三三】後漢書鄭玄傳：玄道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遊學十餘乃歸。是玄先受今學，繼學古文。又戒子益恩書自述遊學周秦之郡，往來幽并兌豫之域。終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觀秘書緯術之奧。

【三四】又玄書云：念流先聖之元意，意整百家之不齊。蓋其志在融合今古矣。

【三五】又傳云：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又論曰：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譏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止。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授班氏亦宗古學，其所指示，皆今今家之弊。所謂網羅衆家，卽言其混合今古也。

【三六】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曰，黃初元年之後，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至太和青龍中，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羸疎，無以教弟子。

【三七】又魚豢從陳蕃問左氏傳，蕃答曰，欲如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蕃說齊韓魯毛四家義。

【三八】杜預左傳序：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斯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書杜預傳：預常稱王濟有馬癖和疇有錢癖，武帝問之問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史臣論曰，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

【三九】經典釋文元常時錄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詳見闕若璩古文尙書疏證

【四〇】范甯春秋穀梁集解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四一】晉書儒林劉兆傳：兆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義，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義，合而通之。則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兆字延世。

【四二】晉書范甯傳：甯以王弼同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論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編焉將墜。甯字武子。按釋文發錄，王弼易注，爲世所重。何晏論語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

【四三】魏志：王肅博學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玄。樂安孫叔然駁而釋之。肅

。孫叔然之學，其法與鄭氏不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

。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

。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

。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肅之學，其法與鄭氏同。

【四四】國朝漢學師承記：閻若璩，淮安人，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三十五篇之僞。沈

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續編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

【四五】孔廣森字衆仲，一寫筠約，又字聖軒，曲阜人，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著有公羊通義。

【四六】莊方耕字存與，武進人，通六經，著有春秋正辭。宋翔鳳劉逢祿傳其學，皆常州人，時稱常州學派。

【四七】劉逢祿字申受，陽湖人，少從外祖莊存與從臾莊祖學。精於公羊春秋，以何氏解詁爲主，創通解，貫串經。有公羊何氏釋詞，公羊何氏解詁箋，發墨守評，殺疲廢疾申何，疑

者旨論，論語述何，諸書。清代言今文學者之冠。章太炎檢論清儒篇：劉專攻董生學，有公羊釋例，屬解經事，每彰較亦不欲苟爲淡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釋。

【四八】劉宗周字景文，明陽人，清以今文爲宗，有詩古微，攻擊毛傳及大小序，專主齊魯韓三家又著詩有公羊傳，秋官注疏。

【四九】何休字伯恭，任城人，著春秋經傳詁論。論儀禮十七篇，並非殘缺，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所定。

【五〇】戴震字子高，德清人，從宋翔鳳治尚書今文之學。門戶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

者，必反復辨明而後已。嘗取公羊義例作論語注。

【五】熊自珍定《仁和人》。《公羊春秋》。著有《善答問》，力辨二十九篇之偽。又不信中古文。立十二說。

【五二】今古學。共二卷，上卷分二十表，下卷經語一百零四條，卷首自敘表例云：按《藝文志》博士。經傳及《詩》、《書》、《禮》、《易》之說也。異義者百有餘名目，明東漢已今古並稱也。異義條說之不同，先師著之。其大要，使知今古學舊不相雜也。凡此皆從前之傳說也。至於統宗表，詳其源也。宗旨不同者，其意也。相益而仿其表，則今之所以變古也。流派篇目，理其委也。戴記篇目。今古異目二表，其界絕不相混也。改從有亡，辨其出入。名實異同，究其交互。凡此皆鄙人之新說，亦從前古者也。更錄三家經傳，明齊學之中處。今古廢絕，詳鄭君之變法。今古盛衰，所以示今學之微。經傳存佚，所以備舊學之隆。至於此而今古之說備矣。

【五三】新學。經義目錄。吾亦受古文經。然自劉申受魏默深疑定舊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偽多矣，吾亦心矣。其說史記《河間獻王傳》其王傳讀之，乃無得古文經一事，大驚疑。乃取漢書《河間獻王傳》其王傳對讀史記讀之，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反，乃益天驚大疑。

【五四】錢玄同《國語學》經義序，引崔適信申語云：新書《經義》，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又云：康書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夢中也。又如：知漢古文亦真，自康君始。下走之於康，略如攻東晉古文尚書者，惠定宇之於閻自詩。雖若五德之說，與穀梁傳皆古文學，文王稱王周公攝政之義，並今文說，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至燕，非乘康君之舟車至趙，亦不能徒步至燕也。





## 詩歌分期之說明

徐天閱

詩歌分期時期應就詩歌形式之演進體裁之華乳及其作風之轉變以區分之始為合理若乃墨守斷代區分之法殊未易使人瞭然於詩歌之源流也此一問題在今日詩歌史或文學史中不容忽視願探討而明辨之者尙勉管見所及兼採舊說輒就五七言既興以後劃分吾國詩歌為三大時期自古詩十九首至初唐之沈宋為各體詩建立時期謂之第一期唐之陳子昂至宋末遺民詩為各體詩完成時期謂之第二期金之元道山以至今日謂之第三期則各體詩因仍之時期也惟每時期過長而形式之演進體裁之華乳作風之轉變類皆循序徐行非一蹴而至者故每期復分為前後兩期茲略明概要其詳則著於各期總論云

第一期各體詩之建立 五七言雖起自兩京顧作者極少建安黃初文士始喜為之魏文稱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斯其證矣晉初東京文字駢儷之風浸入詩之疆宇二陸三張競射對屬晉宋之交顏謝歌詩或乃全篇對偶然猶未明聲病也迨至齊梁聲病之說起作者拘對偶忌聲病然未能約句準篇也四傑沈宋與研鍊精切約句準篇又不僅拘對偶忌聲病而已於是五言律體（絕句即是律體）遂定七言自蕭梁後篇什漸多亦復拘對偶忌聲病約句準篇七言律體亦定五七言律體既定則各體詩俱已建立矣夫律體之於古體相懸何止懸迤然漢魏晉宋由散而駢齊梁至初唐自駢而律嬗變自然不相凌越是一極可玩味之事也今斷漢魏晉宋為前期齊梁至初唐為後期

第二期各體詩之完成 各體詩之建立已如上述其完成之工作則有賴於第二期矣蓋詩歌進入第二期之時體用日弘流派鼎盛藝術轉密造境益深燦爛光華震鐸古今不獨為完成之時期亦且為極盛之時期矣或謂漢魏六朝五言已盡善盡美樂府七言近體律絕三唐俱臻絕詣完成之力無待於兩宋此蓋拘墟篤時之談未足與語詩歌之正變也就五言古體言杜韓鉅製雄奇萬變固已跨越六朝而軼漢魏蘇黃短篇排宕蟠屈詭詭可觀亦非八代所能檢繩之也就七言歌行言自和梁以至四傑略具端倪倪王李高岑流風始盛太白之縱橫豪宕直逼風騷工部之頓挫沈雄元氣結撰元和長慶昌黎力追李杜而怪變奇險安帖排募香山務為平易期於諷俗猶為未失古意也曲成而還頓就衰歇迨至有宋六一半山力圖復古蓋杜韓之後勁蘇黃之前茅也東坡以天馬行空之才在有意無意之間雜糅衆體蔚為新製而其語言之妙變化之神不可方物殆與莊子之文同工山谷清奇

兀傲迥不猶人託逖少陵自關戶騰歌行一體得六七鉅公以完成之真可謂波瀾老成矣無極者矣就終絕言五言律體唐賢成就甚偉宋代殊鮮創獲良由體製單純變化較少雖有長才馳騁匪易七言律體開寶諸公雅稱正宗而篇什未富獨王工部百五十篇洵為開山之祖孕育百世於大曆諸公崇衡王季宋知尊杜晚唐惟義山得其前勢教之得其宏放多郎得其沈至一之作者如半山之清公東坡之疏翁山谷之軀挫於翁之悲壯皆師杜之一體一境深造而發揮之便成大家而七言律體遂臻絕境至於七絕唐人一唱三歎神韻獨絕宋人則力求俊永妙緒不窮蓋吾國詩歌至唐而後大至宋而後極其變宋人效法唐實力破餘地其尤致力者則在杜陵師其神而不襲其貌一變一唐作風故唐宋作風迥然不同然而台唐宋而為一期者蓋就各體詩之完成而言宋人之不可揜也陳子昂至宋初則劉諸公固為前期所謂唐詩也歐梅以後至宋末還民詩為後期所謂宋詩也第一期各體詩之因仍宋南唐以還江西諸公法席流行及其既久而粗獷險怪之弊生漸為學者所不滿永嘉四靈刻意姚賈葉水心盛稱許之嚴滄浪遂有唐人詩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類宋尊唐昭然若揭然而四靈澹古清澹實未能撼宋詩之壁壘也五遺山崛起金河挾幽并清剛之氣際坡詩風行北方之聲體格略坡公而響響純乎杜老其論詩則曰瓣香寧下洛翁拜末世江西社裏人又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曰北人不帶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其於江西詩派真攻擊不留餘地矣元滅金王宋混一萬字作者雖倣述唐宋之間而尊唐歸宋之趨勢已為不可阻遏之事實楊士弘採滄浪之說以撰唐音遂明之高狂擬撰唐詩品彙推詩愈密明人宗書此書其嚆矢也迨至弘正嘉隆前後七子高語漢魏盛唐事擬鄙夷宋詩東之高閣甚者至以宋詩互相訾謗風氣漸人初不料至此極也及其既弊陳言空調優孟衣冠大為當時學者所詬病公安三袁矯王李之說於唐稱述香山於宋推尊東坡當時耳目為之一新惜其造就未弘不足轉移運會也錢鍾譚繼起合選古今歸痛掃歷下氣格之說其為詩務幽深孤峭自標以下殊無足譏者惟明詩自公安錢鐘反動後尊唐歸宋之風亦稍稍戢矣萬曆天啓以迄清之乾嘉論詩者或主流變或標神韻或言性靈三者或規唐成宋雖唐宋門戶之爭斷斷未已第察其趨向實乃調和唐宋之時期矣然作者製大批多近於唐而鮮合於宋學宋詩者亦僅稱述東坡致力於山谷者蓋寡浙派學黃末臻闢奧道咸同鄭子尹出取法韓黃自具爐冶實若別開一境地矣莫子思稱其盤盤之氣熊煎之光瀾瀾頓挫不主故常非虛譽也湘鄉曾氏似受鄭之影響提倡韓黃不遺餘力雖所為詩未造絕詣然以其地位之崇德望之重登高一呼萬山斯應自元明以來尊唐黜宋之風更

是乃掃蕩殆盡此種作風之劇變驟視之驚乎當時一二鉅公之倡導若深惟其終始察其消息知其醜著甚久時  
 機已幾有不得不變者矣。光以來詩人羣擬漢魏三曹者鮮能樹立宋詩流風益盛此近人所謂宋詩運動也通  
 州范肯堂義寧。散原實爲之冠肯堂縱橫排宕微近蘇王其才秀八微而芳蘭早謝有志莫騁幾已取諸當代  
 矣散原原光。響。蟠鬱以徑。備非音。一圍。接遺山允。近代詩壇老蒼蓋非一人之  
 私言矣今斷道而至乾嘉爲前期所謂唐代之作風也鄭子尹以下爲後期所謂宋代之作風也

### 第一期總論

五言之製肇自西京而導源於三百

信齋詩話曰三百篇如知子之木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則五言  
 連用至六句以上又如或燕燕居息或帝瘳四國或假寐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淇饒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則五言連用竟至十二句以上特未爲  
 全篇耳至如兩句連用者尤多未可悉數也

蓋四言至是不復再振如草孟在鄒相如封禪頌較之三百未足抗行於是五言代興頗甌北所謂天地間自然有  
 此一轉時至而開不能祕者也蘇李諸篇或疑其僞

信齋詩話曰劉彥和曰成帝品錄三百餘篇初章與宋亦云周備而辭入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蘇婕妤見  
 疑於後代也不據此則齊梁間已疑蘇李詩爲僞託矣後來東坡亦甚疑之顧謂非曹劉以下人所擬又跋黃

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  
 惟子美退之訖無異說

杜詩李陵蘇武是吾師韓詩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

古詩十九首昭明不題作者姓氏而玉臺新詠署爲枚乘作者八篇李崇賢曰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莫能  
 明也詩云驅車上直門父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乘作明矣然玉臺所列乘詩亦無上直門遊宛洛之  
 作則孝穆所別擇者必非無據

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八篇

玉臺新詠均列爲乘作

劉彥和曰古。佳麗或雖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其兩漢之作乎據彥和之說縱蘇李爲偽託而古詩十九首確然爲兩漢之作無疑其於五言出於西京之說未足動搖也延至東京班固張衡雅有製作流傳絕少蓋兩京文士專精辭賦猶未肯致力五言也建安黃初以至正始作者騰踴殆爲五言詩鼎盛之時矣

費錫璜曰四言長短有兮字歌是漢人古體五言是漢人近體

右論五言詩之起原

七言之製脫變於楚騷觀兩京撰著自大風坡下下至平子四愁均未脫騷式斷然可知矣

信齋評話曰彥和謂七言出於騷詩三百篇間有七言一二句此其兆端耳未若楚辭大部爲七言也顧

亭林謂招魂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其說近是要之從詩歌本質言無不奉於三百從詩歌形式言則七言

言於楚騷爲近也又李杜歌行句中夾用兮字太白尤甚不獨漢人也

惟漢人歌行多係長短句或曰雜言其全篇純爲七言者始於柏梁顧亭林核其時代官名甚多抵牾指爲偽託其說頗審與晦問氏亦以相梁聯句非一人全篇之作謂至張衡四愁而七言之體益著近人或以魏文帝燕歌行爲七古之所託始蓋謂七言古體爲東漢末建安初新發生之創作也余按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

文苑英華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七年防扈察錄白等奉敕編續又命蘇易簡王祐等參修至雍熙四年

書成馮班曰晉宋時所奏樂府多是漢時歌謠具有放歌行監歌行又單題某歌某行則歌行者樂府之名

也又曰聲成文而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見於宋書所載魏晉一府蓋始於漢人也至唐有七言長歌不用樂

府題自作七言亦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歌行與樂府又分兩類

錢木庵曰七言始於漢歌行然指事詠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據此則歌行者包括七言及

長短句不更爲區別也又後代選歌行一類題曰七古然觀其所列亦包括七言及長短句

沈歸唐詩成會國潘十八家詩鈔皆題曰七古惟漁洋古詩選則曰七言詩歌行鈔不曰七古

蓋歌行之製其多長短句後漸整齊七言爲多然亦不廢長短句也統曰七言者以七言實較長短句爲多曰古

者對律詩而言明其不用聲病也

信齋評話曰唐宋以來七言歌行不用聲病者惟退之一人而已

知此則大風以下以至李杜歌行轉變雖鉅要皆有迹可尋則歌行之託始仍在西京特其流風之盛未及五言政不必搜詩全篇七言者以為七言詩之創作也

右論七言詩之起源

五七言既與詩之源流以此為大

信齋詩曰詩以五七言為主六言八言九言雖有為之者其流風未盛殊無可論矣黃梅開氏略有論列節錄如下 黃節曰五七言既聯翩而起其後別自為體者又有八言六言兩體見之漢書八言則東方朔能之傳有八言七言上下是也然今已不傳其在當時若漢高之大風歌武帝之瓠子歌秋風辭其中咸有八言句時句中必用兮字又似離騷不得以為八言詩耳六言詩劉彦和以為難出詩騷觀詩謂爾雅於王都曰子未有室家則六言句已其端若離騷去其兮字六言尤多然亦未嘗以為全篇也防云六言詩始於漢谷永今已不傳後漢書孔融傳云融所著詩頌碑文六言簡文表檄曰六言即六言詩也然則六言詩在前漢則谷永創之在後漢則孔融擅焉而皆不傳蓋六言起於五七言之後且漢人文賦書牘多用六言是故以之為文者少而以為詩者少逮及曹魏文帝亦以此作觀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文帝答羣臣勸進書自述所作詩則通體六言八言六言而外又有九言詩任昉章原始謂自魏高貴鄉公然其詩不傳至昭明太子序文選云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鑠並屬然則九言詩自魏至梁咸有作者如宋謝莊白帝辭見宋齊樂志如南齊樂志辭一見南齊書樂志皆全篇九言者要之自唐宋以來為此體者蓋殊罕也毛詩孔疏曰詩句更不見有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闕緩不協金石也

然六朝作者仍專肆力於五言七言流風蓋猶未盛

黃節曰晉荀綽撰五言詩美文梁昭明太子有五言英華十九卷雖皆不傳然亦可見五言詩之盛起於時也信齋詩話曰七言自晉世樂府後惟明遠最為逾宕梁武庾信漸入靡麗已遺乎律且篇什極少不若五言遠甚也

黃初正始之間五言詩已漸盛以六朝三百餘年之久作者既衆篇什尤繁斯其時雖不能不生變化矣與午之初漸事 儲晉宋之交前篇有作章至全篇對偶 猶未明聲病也迨至齊梁沈約謝朓創為四聲八病之說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諧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

浮聲後殊切響一簡之內爭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觀重於高言妙句詩韻天成皆開與理合既由思致張蔡曹王何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言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

作者既已研求律法開唐之律體及永明【南齊武帝年號】以還之作論者謂之變體或謂之齊梁體王闈運氏謂之齊梁體斯蓋古律體較之交白之狀也泊乎四傑沈宋忌聲病尚對偶研練精切約句準篇於是律體遂定至於七言雖流風未遠然終以風會所趨不脫聲病故梁武庾信之作爲開唐之七言律體是知律體雖成於唐而其醞釀之久垂三百年以漸不以頓也黃晦開氏謂六朝上承漢魏下開唐宋凡詩之體格莫不備於是時洵篤論也

黃節曰五言古詩既興於早有五言詩之變體其源則始自六朝如梁沈約擬青河畔草詩漢漠牀上塵中心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泣歎息歎息想容儀不欲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牀空杯酒則五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青河河畔草乃十九首之一所傳蔡邕飲馬長城窟行起首八句已開沈約之體時未以爲一篇如沈作耳】又如柳惲江西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且言行路遠則五言四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卓文君白頭吟起首八句已開柳惲之體時亦未以爲一篇如柳作耳】顧由五言四句換韻一變而爲四句換韻再變而爲八句兩韻如同時范雲巫山高詩巫山高不極白甘隱光輝竊鸞朝雲去冥冥暮雨歸巖巖無迹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徒依依中四句相對一如柳惲南曲則已爲五律之濫觴矣又由柳惲南曲離而二之由范雲巫山詩中而分之則如梁簡文【應詩】依帷蒙重翠帶【聚輕紅定爲歌聲起非關團扇風已爲五絕之濫觴矣是故從柳惲之體者在梁若紀少瑜若王樞在陳若徐孝穆皆有之從范雲之體者同時若邵陵王在梁若元帝若【遜若吳均】陳若柳野王在北周若庾信皆有之由茲而再變則若庾丹邱之秋閨有夢詩耿耿清大漢飄飄【軸雲月斜樹倚影】至水迴又已泣機中婦相悲【上君離襦】長裝翠被夜徒熏【汲銀】井誰縫金縷裙所思竟【不至】持清夜分已爲五言排律之濫觴矣在梁若吳均徐悱皆有之由是觀之六朝五言詩由古詩而創後世五律五絕五言排律之體其源流可遞數者也七言詩既興於是有七言詩之變體其源流亦始自六朝如晉謝道韞詠雪詩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未若柳絮因風起則七言三句同

韻變古詩之體而為之者也。張衡四愁詩起三句實為五言之祖。又如樂府子願為樂曲攝中酒杯瑤瑤  
 裙邊雜珮琤玳瑁欲持寄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則七夕兩句後韻變古詩之體而為之者也。項利坡  
 下歌實為五言之祖。願由七言兩句而韻一變而為兩句後韻再變而為四句三句韻如樂府文春詩詩  
 觀。荷帶實。江南荳蔻生連枝無。無意猶如此有心有恨徒別離。則四句三句韻亦變古詩之體而為之  
 者也。琳歎馬長城窟行起四句五七言並用亦四句三句韻實為五言之祖。然世為北絕之體。其美  
 效既開。茲而又添春情也。蝶與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台路塵飛。已見蓬劉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  
 間不已。五馮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散。駛無為空掩扉。蓋本春別詩之體而少變之。已駭駭乎。具七律之形矣。至  
 庚信烏夜啼。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罷。罷前橫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轉轉琴。琴。琴。女。女。女。錦  
 秦川寶氏妻。詎。自。驚。淚。淚。到。處。啼。為。何。夜。啼。則。已。為。七。律。之。流。觴。矣。由。此。而。再。變。則。為。沈。君。攸。之。舞。動  
 絃。歌。柳。谷。向。曉。沈。餘。石。蕙。樓。臨。曉。斜。光。金。戶。半。入。簾。林。影。隔。時。移。落。蕊。香。絲。繡。室。盡。傳。綺。羅。秦。琴。越。瑟。響  
 高。堂。舞。袖。拂。珠。珮。歌。音。轉。繞。梁。雲。飛。絃。柱。促。留。寶。但。取。羅。袖。長。自。暮。遊。歡。憤。不。倦。離。處。行。樂。時  
 時。康。又。已。為。律。之。流。觴。矣。由。是。觀。之。六。朝。七。言。詩。由。古。詩。而。創。為。後。世。七。律。七。律。律。律。之。體。其。源。流。可。追  
 數。者。也。是。古。六。朝。之。詞。藻。上。承。漢。魏。而。下。開。唐。宋。凡。詩。之。體。格。無。不。備。於。是。時。如。上。所。舉。可。以。證。矣。

右論律詩之變

沈隱侯氏謂風騷體息五言代興漢人為標準矣。就中五言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古詩。十首。皆古詩體。動感  
 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樂府諸曲。又曰。措詞敘事。樂府為長。而王漁仲亦謂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  
 別。又曰。班姬怨歌。行草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後漢末。東漢。東。漢。詩。亦  
 可茲。就。沈。氏。三。家。之。說。以。推。斷。之。則。樂。府。與。古。詩。除。有。以。樂。府。入。樂。之。區。外。尚。有。不。同。之。點。凡。四。一。漢。魏。樂。府。惟  
 唐。由。夫。人。安。世。房。中。歌。漢。武。郊。祀。等。歌。郊。祀。歌。近。人。謂。為。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等。所。撰。其。說。近。是。一。作者。尚。可。考。見  
 外。其。大。部。則。採。自。民間。之。歌。謠。作者。無。從。深。考。其。不。必。悉。為。文學。士。之。辭。古。詩。作者。雖。不。盡。可。考。而。確。出。自。文。學。士  
 之手。二。樂。府。詩。或。歌。詠。風。俗。或。敘。述。故。事。近。於。諷。諭。純。粹。抒。情。詩。極。少。古。詩。則。純。為。言。志。抒。情。之。作。

沈德潛曰。樂府中歌詩中之雅也。漢武郊祀等歌詩中之頌也。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詩中之風  
 風也。樂府中亦具三體。當分別觀之。

三漢魏古樂源流於風騷近源於樂府則樂府時期較早故其情致繁複語意樸拙古詩時期較後悉為文士所作故其詞意安雅四舉氏申頌吟決為樂作班氏怨憤行似亦未可確信且指為技藝於樂與古詩同體重曹氏父子兄弟所擬樂府既承枚之管弦復不依樂府本事直述所懷本係古詩此四論則樂府與古詩亦氏所謂較然兩體元氏所謂別是聲調體裁者不無迎刃而解矣全茲詩選以時代相次不分體類惟樂府詩之體流不可不知也源探諸家之說如次

馮班曰古詩皆樂也文士為之辭曰詩樂工協於鍾呂曰樂自後世來士或不閑於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於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樂府之名始於漢惠帝武帝立樂府之官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採諸舊曲有趙代齊魏之歌又使司馬長卿等造十九章之歌此樂府之始也追魏有三調歌詩多取漢代歌謠協之律律其辭多經樂工增損故有本辭與所奏不同宋書樂志所載是也陳王陸機所製時稱樂調劉彦和以爲無詔伶人故事謝歌管則賦當時樂府有不能歌者然不能謂也漢時有蘇李五言枚乘諸作當與魏樂錄有古詩而李善注文選多引枚乘樂府詩又在古詩中疑五言諸作皆可歌也夫路歌詩分界疑在漢魏之間伶倫所奏謂之樂府文人所製不妨有不合樂府之詩樂府所用在郊廟宴享諸大禮或有民間私造用之宴飲者唐之五七言律長短可以及今之南北詞皆樂也其體亦何常之有樂府中又有約然不可歌者如後人賦讀吹簫題及用古題而自出新意或直賦時事及杜甫元白新樂府是也歌行之名本之樂章其或句長短不同或有擬古樂府為之今所見如鮑明遠集中有之至唐大寶以後而大盛如李與其北也繼而謂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為詞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并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者矣

黃侃曰詩與樂府自其本言之竟無區別凡詩無不可歌雖統謂之樂府也自其末言之則惟管絃管絃者謂之為樂其末謂伶人者遠之若曹陵依擬古題之樂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題之樂府皆當歸之於詩不實於樂府混滑也漢書禮樂志惟載房中歌郊祀歌宋書樂志尚舉之自郊廟享宴大射禮歌相和舞歌莫不悉載然亦限於樂府所用而止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有古樂府八卷樂府歌辭鈔一卷歌錄十卷古樂府二卷晉歌章八卷吳聲歌辭曲一卷陳郊廟歌辭三卷樂府新章十卷樂府新章二卷南齊亡書備有樂府詩歌以下其餘部其所收廣狹今不可要知之以但載樂府所用為止其有并載因擬擬作若後之樂府詩集者悉歸於樂



觀而非所以嚴區畫也郭茂倩曰凡樂府辭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詩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是也〔案此本宋書樂志文〕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饒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今略區分以爲四種樂府所用本曲若漢相和歌辭江南東光之類是也二依樂府本曲以制辭而其聲不被弦管者若魏武依古樂行以奏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製秋風是也三依樂府以制辭而其聲不被弦管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樂府舊題目創新題以製辭其聲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陳陶白樂天新樂府是也從詩歌分途之說則惟前二者得稱樂府後二者雖名樂府與雅俗之詩無殊從詩樂同類之說則前二者爲有聲有聲之樂府後二者爲有辭無聲之樂府如此復與雅俗之詩無殊要之樂府四類惟前二類名實相應其後二類但有樂府之名無被管絃之實亦祇爲雅俗之詩而已矣

信齋詩話曰馮氏分樂府爲七類黃氏分爲四種近人據郭茂倩樂府詩集考其性質分爲五類較爲的當其言曰一樂府本曲郭氏所謂有聲有辭者郊廟相和饒歌橫吹等是也二依樂府製詩郭氏所謂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詩是也三擬樂府郭氏所謂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四自製新曲此亦有聲有辭之歌若隋唐以來之樂曲聲雖夷俗未必合於古音者也五新樂府郭氏所謂唐世新製辭實樂府而未嘗就於聲故曰新樂府也

右論樂府與古詩之異同及其源流

昔實論詩成晉漢魏然兩京詞人致力辭賦未有以詩名家者其流傳最盛之篇有樂府詩外厥爲古詩十九首李諸篇而已古詩十九首原非一時或一人之作而其氣象渾成筆勢灑舉淵懿古樸興寄遙深蓋三百篇之遺響也蘇李諸篇洵爲僞託然與十九首同一渾成而樸拙重大似非曹王所能擬也張衡蔡邕詞意溫婉亦與十九首同風惟北海之激昂慷慨與魏武之古直悲涼微異其趣遂開後代崇尚氣勢之流風矣建安東初郭中諸子競事五言而卓然大家允推冠冕者惟子建耳仲宣公幹殆輔佐之才也魏文亦自美瞻可觀船山極推尊之顧乃謂過於厥弟非確論也然適文壯節抑揚哀怨變漢樂府之質亦自子建始也稍及正始嗣宗獨標深峻鍾記室謂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殆與子建抗衡矣太康以還二陸張華先休奕安仁諸公專精對屬劇意華藻而兩京古樸重拙之風曹劉空虛矯健之氣消失殆盡惟太冲擬枚鄴和陸剛亦純漢餘韻

漢魏之遺則也。過江而後詩涉玄，則作風不振。晉之衰也，篤生淵明，純任自然，遺棄絕詣，王漁洋氏謂為卓絕。魏先不可，以時代拘墟，其信然矣。元嘉作者謝客為雄，慘澹經營，迷悶深苦，而一返自然，持較陶公，向有天事入劫之別。諸謝奕奕迭出，陝廩延之典，重凝厚，頗近康樂，惟錯采鑠金，拘束彌甚，未足以配康樂也。明遠材力標舉，體勢驚奇，擬古之作，直逼漢魏。七言亦開太白，與康樂分道揚鑣，未易以優劣論也。時至蕭齊，聲病之說興，漸失先朝聲重之體，玄曠獨步一代。太白稱其清發，驚人玄暉，自謂測美流暢，元長仰之，揆莫能及。梁代作者，江淹何遜足為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陳則徐陵稱首，陰鏗江總佳句，堪稱惟梁陳以藻宮體，既興，漸極頹。推流轉高齊詩，顧古質，庾子山騷，旅北周兼有河朔清剛之氣，一變江南綺麗之風。工都稱其清新，非妄歎也。隋楊帝之才，實高羣下。蕭瑄沈雅，華瞻風骨，漸逾唐初。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并秀於前。蘇李崔杜，齊名於後。皆能遠挹鮑謝，近參徐漢，以入初唐者，泊乎沈宋，研鍊精切，約句準篇，律體遂定。雖革除浮艷，力求清新，而漢魏古體終一脈不振，復古運動，刻不容緩矣。

右評論作家及其作風之遞變

信齋詩話曰：第一期作家，昔賢評論極為精審，茲所論列，多沿用舊語，蓋不欲妄生是非，自矜創獲也。惟其所注意者，則在尋求遞變之消息。蓋此五七言各體詩，新建立時代，其形勢之演進，與作風之遞變，互為影響，亦互為因果也。故其形式由散而駢，而律，則其文辭由古樸而華藻，而綺艷，其組織由單純而複雜，而靡靡。其氣骨由高古而平實，而輕浮，然亦以華藻靡琢之結果，而律詩乃加速成立。總而言之，其體由純而漓，由厚而薄也。雖大家不為時代所限，而大體固如此也。然則此純而漓，厚而薄者，終不可以返乎再觀於唐之陳陳其之。歐梅兩期之復古運動，而風氣頓變，斷然有以知物極之必反也。特其反也，必以漸，漸其消息，亦可尋求而得也。故梁限艷薄之種子，山已轉清新處，道風骨漸入遒勁四傑，沈宋雖尚律體，亦非齊梁舊矣。是復古運動，刻不容緩，亦以復古之趨勢相逼而來，不可阻遏者矣。

# 遼金元科舉年表

方壯猷

自唐中葉以來，歷宋元明約一千餘年間的社會輪廓，可概稱為科舉制下的自由競爭時期。科舉制度雖始於隋煬帝創業中，然終隋之世未聞有由科舉起家而膺相操國柄者。唐代科舉雖盛，然唐初由科舉起家當國者亦甚寥寥。中葉以後漸多，晚期益盛，然當時門閥制度餘威猶熾，世家大族不由科舉而握政權者尚多。且唐代科舉出身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吏部試一關，韓愈三試吏部不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科舉出身經二十年未獲職者。五代時宰相名位雖多屬科舉出身之人，而政治實權則多操於樞密武人之手。北宋初科舉的權威始大張，宋代宰相六百餘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皆由進士出身（宋史宰相表）而宋代習慣法，宗室外戚例不得居宰輔之位，即偶有例外，亦屬極少數。即此一端，可見當時社會中自由競爭性之一斑。

遼金元均均以遼晉入主中土，政權多落於征服階層之手，例如遼國政權多操於皇族四帳及國舅五帳，金國政權多操於皇族外戚及女真人有戰功者，元帝國政權多操於蒙古勤勞之類。所謂漢人南人者，名義上皆被征服階級的地位，備受欺凌壓迫之苦，然事實上則無論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征服階層，人數既少，文化尤低，彼等習於遊獵戰爭之生活，而不慣於政事，除少數上層行政長官之外，其餘中下層官位仍以漢人南人為多。遼金雖無統計可據，元成宗時內外諸官有品級者僅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員中，漢人南人占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二員，約三分之二以上，而蒙古色目人不過共占六千七百四十八員。遼猶不及三分之一焉。（元史卷七）此多數漢人官僚中，開國初期雖多由武功起家，而中葉以後則以由科舉出身者居居最大多數。

遼自太宗會同初年即開科舉，中經停頓，景宗保寧八年復南京禮部貢院，聖宗統和六年開科舉士，直至遼季，共行科舉約六次，賜進士約三千人，而由鄉貢起家者則不下四五萬人。故遼史所錄漢人入列傳者約五十餘人中，由科舉出身者約佔其半。

金自太宗天會元年即開科舉，世宗大定四年復創女直進士科，終金之世行科舉四中餘次，賜進士萬人以上，而鄉貢起家者則不下四五萬人。統計金史所錄漢人入列傳者約三百人中，由科舉出身者

約占三分之一。

元自太宗滅金後用中書令耶律楚材建議，略仿金制，分策論經義詞賦三科取士，中選者復其賦役，除本貫議事官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九年八月命摩和納朮忽解剡中等分試諸路諸士，得東平楊英等四千三十人，皆一時名士。後雖停頓，然元初任用宋金進士頗多。自仁宗延祐二年復開科取士，以迄元季，凡行科舉十六七次，得進士一千餘人，及鄉貢舉人四千八百人至五千一百人，（科三百人爲定例）故元中葉以後，由科舉起家居要路者甚多。

要之遼金元三代，我中華民族之政權與文化賴以維繫一線而不全墜者，科舉之功實有不可埋滅者在。然遼史無選舉志，金元二史雖有選舉志，而於歷年科舉情形語焉不詳。茲採三史本紀及列傳所載，作科舉年表，以補其闕。抗戰起後，轉徙流離，應用書籍概不在手，遺漏之處，勢所難免。以後讀書有得，當陸續補充之，以成一書。

一、遼科舉年表

太宗會同元年丁酉（西曆九三七）

初開科舉，室昉於會同初登進士第（遼史卷七十九室昉傳）

景宗保寧八年丙子（西曆九七六）

十二月戊午詔南京復禮部貢院（遼史卷八景宗紀）

聖宗統和六年戊子（西曆九八八）

詔開貢舉，一人及第（遼史十二聖宗紀）

高正，統和初舉進士第（遼史卷八十八本傳）

聖宗統和八年庚寅（西九九〇）

放進士鄭雲從等二人及第（遼史卷十三聖宗紀）

聖宗統和九年辛卯（西九九一）

放進士石用中一人及第（同上）

聖宗統和十一年癸巳（西九九三）

放進士王熙載等二人及第(同上)

聖宗統和十二年甲午(西九九四)

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及第(同上)

聖宗統和十三年乙未(西九九五)

放進士王用極等二人及第(同上)

聖宗統和十四年丙申(西九九六)

放進士張儉等三人(同上)

張儉，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遼史卷八十本傳)

聖宗統和十五年丁酉(西九九七)

放進士陳鼎等二人(遼史卷十三)

聖宗統和十六年戊戌(西九九八)

放進士楊文立等二人(遼史卷十四)

聖宗統和十七年己亥(西九九九)

放進士初錫等四人(同上)

聖宗統和十八年庚子(西一〇〇〇)

放進士南承保等三人(同上)

聖宗統和二十年壬寅(西一〇〇二)

放進士邢祥等六人(同上)

聖宗統和二十二年甲辰(西一〇〇四)

放進士李可封等二人(同上)

聖宗統和二十四年丙午(西一〇〇六)

放進士楊佖等二十三人(同上)

楊佖，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遼史卷八十九本傳)

聖宗統和二十六年庚申(西一〇〇八)

放進士史克忠等十三人(遼史卷十四)

聖宗統和二十七年己酉(西一〇〇九)

放進士劉二宜等三人(同上)

聖宗統和二十九年辛亥(西一〇一一)

放進士高承顏等二人(遼史卷十五)

聖宗統和三十年癸丑(西一〇一二)

放進士鮮于茂昭等六人(同上)

聖宗開泰三年甲寅(西一〇一四)

放進士張賡行等三十一人(同上)

聖宗開泰五年丙辰(西一〇一六)

放進士孫傑等四十八人(同上)

杜防，開泰五年擢進士甲科(遼史卷八十六本傳)

聖宗開泰七年戊午(西一〇一八)

放進士張克恭等三十七人(遼史卷十六)

聖宗開泰九年庚申(西一〇二〇)

放進士張仲舉等四十五人(同上)

聖宗太平二年壬戌(西一〇三二)

放進士張漸等四十七人(同上)

聖宗太平四年甲子(西一〇三四)

放進士李樹等四十七人(同上)

聖宗太平五年乙丑(西一〇三五)

十一月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昇等一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樂

等五十八人爲崇興館校書郎(遼史卷十七)

聖宗太平八年戊辰(西一〇二八)

放進士張有等五十七人(遼史卷十七)

聖宗太平九年己巳(西一〇二九)

十一月乙卯朔加顯慶：其防城進士張人紀趙陸等二十二入入朝，試以詩，皆賜第超授(同上)

(同上)

聖宗太平十一年辛未(西一〇三一)

放進士若干人

楊若下太平十二年擢進士乙科(遼史卷八十九本傳)

楊精口太平十二年進士及第(遼史卷九十七本傳)

興宗重熙元年壬申(西一〇三二)

放進士劉德等五十七人(遼史卷十八興宗紀)

興宗重熙五年丙子(西一〇三六)

放進士楊進士等五十九人(同上)

放進士重熙五年擢甲科(遼史卷九十七本傳)

劉仲(重熙五年擢進士第)(遼史卷九十八本傳)

放進士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遼史卷九十八本傳)

興宗重熙七年戊寅(西一〇三八)

放進士郭彭年等五十五人(遼史卷八十八本傳)

六任(重熙七年擢進士第)(遼史卷九十七本傳)

興宗重熙十一年壬午(西一〇四二)

放進士王其等五十五人(遼史卷九十八本傳)

興宗重熙十三年乙酉(西一〇四四)

族進士王某六十八人(同上)

王某，康熙十五年報進士，鄉貢禮部廷試皆第一(遼史一〇五本傳)

興宗重熙十九年庚寅(西一〇五〇)

六月御金鑾殿試進士(遼史卷二十)

楊運勳，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遼史一〇五本傳)

道宗清寧元年乙未(西一〇五五)

放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遼史卷二十一)道宗紀)

張孝傑，重熙二十四年報進士第一(遼史卷一百一十本傳)

道宗清寧五年己亥(西一〇五九)

放進士楊授等一百一十五人(遼史卷二十一)

道宗清寧八年壬寅(西一〇六二)

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遼史卷二十二)

賈景庸，清寧中第進士(遼史卷九十七傳)

道宗咸雍二年丙午(西一〇六六)

放進士張錫等一百一人(遼史卷二十二)

道宗咸雍六年庚戌(西一〇七〇)

放進士趙廷睦等一百三十八人(同上)

道宗咸雍十年甲寅(西一七四)

六月御永安殿策賢良(遼史卷二十三)

大恭鼎，咸雍十年進士(遼史一〇五本傳)

牛溫柔，咸雍中進士(遼史卷八十六本傳)

馮人望，咸雍進士(遼史卷一〇五本傳)

耶律儼即李儼，咸雍進士(遼史卷九十八本傳)



道宗太康五年己未(西一〇七九)

六月放進士劉瓚等二百一十三人(遼史卷二十四)  
劉輝，太康五年第進士(遼史卷一〇四本傳)

道宗太康九年癸亥(西一〇八三)

放進士李君裕五十一人(遼史卷二十四)

時立愛，太康九年中進士第(金史卷七十八本傳)

道宗大安二年丙寅(西一〇八六)

五月放進士張毅等二十六人(遼史卷二十四)

道宗大安六年庚午(西一〇九〇)

放進士又充等七十二人(遼史卷二五)

道宗大安八年壬申(西一〇九二)

放進士冠算文等五十三人(同上)

道宗壽隆元年乙亥(西一〇九五)

放進士陳衡甫等一百三十八人(遼史卷二十六)

道宗壽隆六年庚辰(西一一〇〇)

放進士康乘儉等八十七人(同上)

天祚乾統三年癸未(西一一〇三)

放進士烏恭回等一百三人(遼史卷二十七天祚帝紀)

天祚乾統七年丁亥(西一一〇七)

放進士李石等一百人(同上)

天祚乾統九年己丑(西一一〇九)

放進士劉頌等九十人(同上)

韓企先，乾統間中進士第(金史卷七十八本傳)

天祚大慶二年壬辰(西)三十一

故進士(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韓勛(天慶二年進士)(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李瞻(天慶二年進士)(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張通(天慶二年進士)(金史卷八十三本傳)

天祚大慶八年戊戌(西)三十八

故進士(金史卷二十八)

田顯(天慶八年進士)(金史卷八十一本傳)

趙元(天慶八年進士)(金史卷九十九本傳)

任德祥(天慶八年進士)(金史卷一百五本傳)

范(天慶八年進士)(金史卷一百二十八本傳)

昭律淳建福元年(西)三十九

故進士(金史卷二十九)

神妃德興元年(西)四十一

故進士(金史卷一百八)

此外進士不記年次者如

劉珍(金史卷七十八本傳)

魏仲文(金史卷七十五本傳)

左企弓(金史卷七十五本傳)

曹義勇(金史卷七十五附傳)

康公弼(金史卷七十五附傳)

孟浩(金史卷八十九本傳)

蘇京(金史卷八十九蘇保衡傳)

劉等，遼進士(金史卷七十八本傳)

張覺，遼進士(金史卷百十三宋史四七二本傳)

程案，遼進士甲科(金史卷一〇五本傳)

王中安，遼進士(金史卷九十六王贊傳)

程莫，遼進士(金史一〇五案傳)

程四穆，遼進士(金史一〇五〇傳)

二、金科舉年表

太宗天會元年癸卯(西一一二二)

十一月始行科舉，時意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金史卷五十一選舉志)

劉從益，天會元年進士(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本傳)

馬柔德，天會初進士(金史卷九十七馬百祿傳)

太宗天會二年甲辰(西一一二四)

二月行科舉(金史卷五十一)

同年八月再行科舉(同上)

太宗天會三年乙巳(西一一二五)

劉政行，天會三年進士(金史卷一百二十八本傳)

太宗天會五年丁未(西一一二七)

七月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金史卷三太宗紀)

太宗天會六年戊申(西一一二八)

翟永固，天會六年詞賦科(金史卷八十九本傳)

太宗天會八年庚戌(西一一三〇)

張浩，天會八年進士及第(金史卷八十中本傳)

太宗天會十年壬子(西一一三二)

高昌福，天會十年進士(金史卷百二十八本傳)

熙宗天會十四年丙辰(西一一三六)

楊伯淵，天會十四年進士(金史卷一〇五本傳)

熙宗天眷元年戊午

五月詔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金史卷四熙宗本紀)北選詞賦進士撥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二百五十人，闕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縣令員不闕(金史卷五十一)

熙宗天眷二年己未(西一一三九)

梁肅，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八十九本傳)

石琚，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八十八本傳)

劉樞，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一〇五本傳)

李總，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二本傳)

張用直，天眷二年賜進士及第(金史卷一〇五本傳)

盧孝儉，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二本傳)

敬嗣暉，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一本傳)

賈少冲，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本傳)

楊邦基，天眷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本傳)

熙宗天眷三年庚申(西一一四〇)

劉徽柔，天眷三年進士(金史卷九十本傳)

熙宗皇統二年壬戌(西一一四二)

王 蔚，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五本傳)  
 王 簡，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卷一〇五本傳)  
 程 輝，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五本傳)  
 牛德昌，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卷百二十八本傳)  
 高德基，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七本傳)  
 楊伯雄，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卷一〇五本傳)  
 丁晦仁，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卷九十本傳)

熙宗皇統六年丙寅(西一一四六)

張 亨，皇統六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李 晏，皇統六年進士(金史九十六本傳)  
 郭長倩，皇統六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五本傳)

熙宗皇統九年己巳(西一一四九)

劉仲晦，皇統九年進士(金史七十八本傳)  
 楊伯仁，皇統九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五本傳)  
 董師古，皇統九年進士(金史九十五本傳)  
 劉 煥，天德元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八本傳)  
 韓 鐸，熙宗時進士(金史七十八韓金先傳)

海陵王天德二年庚午(西一一五〇)

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二年，併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  
 南北通選，不過取六七十人(金史卷五十一)

海陵天德三年辛未(西一一五一)

劉 璣，天德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張 沉，天德三年進士(金史 本傳)

郭儼，天德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鄭子聘，天德三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五本傳)

劉仲詢，天德三年進士(金史七十八本傳)

賀揚庭，天德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張大節，天德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王元節，天德三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馬惠迪，天德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五本傳)

海陵貞元元年癸酉(西一一五二)

定貢舉程試條理格法(金史五十一)

海陵貞元二年甲戌科(西一一五四)

張汝霖，貞元二年進士(金史八十三本傳)

趙可，貞元二年進士(金百二十五本傳)

海陵正隆元年丙子(西一一五六)

始定爲三年一闈(金史卷五十一)

海陵正隆二年丁丑(西一一五七)

張汝弼，正隆二年進士(金史八十三本傳)

張萬公，正隆二年進士(金史九十五本傳)

康元躬，正隆二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任詢，正隆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五本傳)

海陵正隆五年庚辰(西一一六〇)

宋辰，正隆五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一本傳)

張璋，正隆五年進士(金史一〇六本傳)

馬琪，正隆五年進士(金史九十五本傳)

李愈，正隆五年進士（金史九十六本傳）  
 路伯達，正隆五年進士（金史九十六本傳）  
 世宗大定三年癸未（西二一六三）

烏古論仲溫，大定二年進士（金史二十一本傳）  
 楊伯元，大定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劉仲洙，大定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馬百祿，大定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楊伯通，大定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五本傳）  
 梁襄，大定三年進士（金史九十六本傳）  
 世宗大定四年（西二一六四）

始擬女直策論進士之科  
 敕宰臣文優則取勿限人數（金史五十一）

世宗大定七年丁未（西二一六七）

許安仁，大定七年進士（金史九十六本傳）  
 闕公員，大定七年進士（金史九十七本傳）

世宗大定十年庚寅（西二一七〇）

徒單益，大定九年進士（金史九十九本傳）  
 李獻可，大定十年進士（金史八十六本傳）  
 孫即康，大定十年進士（金史九十九本傳）  
 賈謙益，大定十年進士（金史一〇六本傳）  
 黨煥英，大定十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五本傳）

世宗大定十三年癸巳（西二一七三）

賈鉉，大定十三年進士（金九十九本傳）

孫 鏞，大定十三年進士(金史九十九本傳)  
 鄒 谷，大定十三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夾谷衡，大定十三年進士(金史九十四本傳)  
 尼麻古鑑，大定十三年進士(金史九五本傳)

世宗大定十六年丙申(西一一七六)

王庭筠，大定十六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孫德淵，大定十六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世宗大定十九年己亥(西一一七九)

高汝礪，大定十九年進士(金史一〇七本傳)  
 張行簡，大定十九年進士(金史一〇六本傳)  
 李仲略，大定十九年進士(金史九十六本傳)  
 張巖叟，大定十九年進士(金史九十七張大節傳)  
 賈 益，大定十九年進士(金史九十賈少冲傳)  
 劉 昂，大定十九年進士(金史一二六本傳)

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壬寅(西一一八二)

宗端修，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一百本傳)  
 蕭 質，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一〇五本傳)  
 武 都，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八本傳)  
 趙 淵，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蒲察鄭留，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夾谷守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一本傳)  
 樊屯忠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郭 僕，大定二十二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孟 榮，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乙巳(西一一八二)

趙秉文，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高 霖，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張 焯，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一〇〇本傳)

李 革，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九十九本傳)

王 質，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

路 鈞，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九十六路伯達傳)

和遠嘉安禮，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

蕭察思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金史一〇四)

納坦謀嘉，大定二十六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戊申(西一一八八)

勅設年取士爲學士院官

進士不限人數取至五百八十六人(金史卷五十一)

胥 鼎，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一〇八本傳)

張行簡，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一〇七本傳)

高守約，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一本傳)

王繼翰，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本傳)

耿繼美，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一〇一本傳)

張 毅，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一二八本傳)

張 翰，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一〇五本傳)

盧 庸，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九十二本傳)

粘刺長，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本傳)

兀顏訛出虎，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本傳)

烏林答乞住，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本傳)

完顏海，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抹撻盡忠，大定二十八年進士(金史一〇四本傳)

裴滿亨，大定間進士(金史九十九本傳)

左貽慶，大定間進士(金史)

周昂，大定間進士(金史)

章宗明昌二年辛亥(西一九二)

王暉，明昌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一本傳)

侯敏，明昌二年進士(金史一〇八五本傳)

任大憲，明昌二年進士(金史一〇五本傳)

完顏開山，明昌二年進士(金史一四)

完顏伯嘉，明昌二年進士(金史一百)

終石烈德，明昌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八)

烏古論德升，明昌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

烏古論榮祖，明昌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

女奚烈守恩，明昌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八)

章宗明昌五年甲寅科(西一九四)

楊雲翼，明昌五進士(金史百十本傳)

韓玉，明昌五進士(金史百一十本傳)

許古，明昌五進士(金史一〇九本傳)

陳規，明昌五進士(金史一〇九本傳)

章宗承安二年丁巳(西一一九七)

是科取九百二十五人(金史五十一)

王若虛，承安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李純甫，承安二年進士(金史百三十六本傳)

馮延登，承安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四本傳)

郭文振，承安二年進士(金史百十八本傳)

馮 璧，承安二年進士(金史百一十本傳)

裴滿思忠，承安二年進士(金史 )

烏古孫仲端，承安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四)

納合蒲刺都，承安二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

納蘭胡魯剌，承安二年進士(金史一〇三)

立宗承安五年庚申(西一二〇〇)

尙書省言，會試取第論詞賦經義不得過六百人(金史五十一)

李俊民，承安五年進士(元史一五八附傳)

石抹世勳，永安五年進士(金史百十四本傳)  
宣宗泰和三年癸亥(西一一〇三)

張特立，泰和三年進士(金史卷百二十八及元史卷一九九本傳)

楊達夫，泰和三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四本傳)

孔祖湯，泰和三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移刺阿里合傳)

蒙古綱，泰和三年進士(金史一〇三)

完顏仲德，泰和三年進士(金史百十九)

蒲察斐室，泰和三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

宣宗泰和六年丙寅(西一一〇六)

李演，泰和六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一本傳)

梁特勝，泰和六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二本傳)

衛和王安元年己巳(西一一〇九)？

是年例應有科舉，以衛紹王實錄已佚，故闕。

衛紹王至寧元年癸酉(西一一一一)

宣宗貞祐初詔免府試，赴會試者幾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金史五十一)

宋九嘉，至寧元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完顏素蘭，至寧元年進士(金史一〇九本傳)

張天綱，至寧元年進士(金史百十九本傳)

孫天賦，至寧元年進士(金史百十五本傳)

雷開，至寧元年進士(金史百一十本傳)

商衡，至寧元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四本傳)

劉德基，貞祐元年進士(金史百二十一本傳)

宣宗貞祐三年乙亥(西一一一五)

王賓，貞祐二年進士(金史百十七本傳)

白 華，貞祐三年進士(金史百十四本傳)

劉 炳，貞祐三年進士(金史一〇〇本傳)

李獻能，貞祐三年進士(金史百二十六本傳)

宣宗興定二年戊寅(西一二二八)

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金史五十一)

劉 肅，興定二年進士(元史一六〇本傳)

李 昶，興定二年進士(元史一六〇本傳)

宣宗興定五年辛巳(西一二三一)

三月省試經義進士，於常額外放喬松等十餘人(金史十五宣宗紀)

李獻甫，興定五年進士(金史百一十本傳)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西一二二四)

五月闕賦進士王鶚等五十人，經義進士張介等五人，策論進士李元論長河等十餘人(金史十七哀宗紀)

史十七哀宗紀)

王 鶚，正大元年進士(元史一六〇本傳)

楊 果，正大元年進士(元史一六四本傳)

哀宗正大四年丁亥(西一二二七)

六月闕賦經義進士庶亞以下及第出身(金史十七哀宗紀)

王 鑾，正大四年進士(元一六〇本傳)

哀宗正大七年庚寅(西一二三〇)

五月闕賦經義進士金塘以下及第出身(金史一七哀宗紀)

孟繁麟，正大七年進士(元史一六四本傳)

哀宗大興二年癸巳(西一二三三)

賜進士終場主輔以下十六人出身(金史一七哀宗紀)

此外不載科舉年代的進士尚多，如：

- 龐 錡(金史百二十六)
- 胡璜(金史百二十五)
- 馬 驥(金史百二十二)
- 賈邦基(金史百二十二)
- 雷 恩(金史)
- 王 賁(金史九六)
- 程鼎(金史百一十)
- 李復亨(金史一百)
- 焦旭(金史九七)
- 李 完(金史九七)
- 巨構(金史九七)
- 黃久約(金史九六)
- 穆刺履(造史九五)
- 高 衍(金史九十)
- 魏子平(金史八九)
- 龔保衡(金史八九)
- 赤達師直(金史)
- 完顏奴申(金史百十五)
- 斜卯愛實(金史百十四)
- 粘割奴申(金史百十九)
- 陀滿胡士門(金史百二十三)
- 完顏珠順(金史)

表滿阿虎帶(金史百二十四)

三、元科舉年表

太宗九年丁酉(西一二三三)

八月命摩和納允忽得剌中等歷諸路考試儒士得東平楊英等四千三十人，皆天下名士，中選者皆除本貫議事官，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復其賦役(元史卷二太監本紀又卷八十一選舉志科目門)

世祖至元十三年(西一二七七)

平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宋高宗四年進士第一)為尚書，召甲戌(咸淳十年)狀元王龍澤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元史卷一九〇熊朋來傳)

仁宗皇慶二年癸丑(西一二三二)

定科舉條制：蒙古取合格者七十五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漢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共三百人赴會試，於內取中選者一百人，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分等考試，各二十五人(元史八十二選舉志)

仁宗延祐二年乙卯(西一二三五)

初舉進士護都客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第(元史二五)

張起巖，延祐二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二本傳)

歐陽玄，延祐二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二本傳)

許有壬，延祐二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二本傳)

于文傳，延祐二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二本傳)

楊景行，延祐二年進士(元史卷一九〇本傳)

楊景行，延祐二年進士(元史卷一九二本傳)

仁宗延祐五年戊午(西一二三八)

賜進士忽都達兒霍希賢等五十人第(元史二六)

韓 錦，延祐五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五本傳)

賈 勳，延祐五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二本傳)

虞 傑，延祐五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

孟 詵，延祐五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五本傳)

周 延，延祐五年進士(元史卷一九〇周仁榮傳)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西一二二五)

賜進士秦貴化等六十四人第(元史二七)

秦 花，進士(元史卷一四三本傳)

薩 惠，由海牙，至治元年進士(元史卷一四五本傳)

宋 人，林 漢，至治元年進士(元史卷一八三本傳)

李 好，至治元年進士(元史一八三本傳)

王 德，至治元年進士(元史一八五本傳)

程 端，至治元年進士(元史一九〇韓性傳)

吳 師，至治元年進士(元史一九〇本傳)

林 興，至治元年進士(元史一九二本傳)

趙 德，至治元年進士(元史一九四本傳)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西一二三四)

賜進士八刺張益等八十四人第(元史一九)

呂 思，泰定元年進士(元史一八五本傳)

王 守，泰定元年進士(元史一八三本傳)

泰定帝泰定四年丁卯(西一二二七)

賜進士阿察赤等八十五人第(元史二〇)



文宗天曆三年即至順元年庚午(西一二三三〇)

李 輔，泰定四年進士(元史一九本傳)

周 鐘，泰定四年進士(元史一九本傳)

李 稷，泰定四年進士(元史一八本傳)

郭 嘉，泰定四年進士(元史一九本傳)

楊維禎，泰定四年進士(明史二八五本傳)

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元史一九四本傳)

張以寧，泰定四年進士(明史二八五本傳)

觀音奴，泰定四年進士(元史一九二本傳)

賜進士第列國王文輝等九十七人第(元史三四)

歸 曠，至順元年進士(元史一八六本傳)

邊 魯，天曆二年進士(元史一八七本傳)

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元史一九五本傳)

喻布哈，至順元年進士(元史)

賜進士同科李齊等一百餘人第(元史八本傳)

余 闕，元統元年進士(元史一四三本傳)

成 道，元統元年進士(元史一八六本傳)

張 植，元統元年進士(元史一八六本傳)

孫 炳，元統元年進士(元史一九五本傳)

孟 閱，元統元年進士(元史一九五本傳)

月 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元史一四五)

惠宗至元元年乙亥(西一二三三九)

謝一魯，至元乙亥經賢進士(元史券一九五同隆傳)

惠宗至正二年壬午(西一二三四二)

賜進士拜住陳祖仁等七十八人第(元史四〇傳)

陳祖仁，至正二年進士(元史一八六本傳)

盧琦，至正二年進士(元史一九二本傳)

孫搗，至正二年進士(元史一九四本傳)

惠宗至正五年乙酉(西一三四五)

賜進士普顏不花張士堅等七十八人第(元史四一)

汪澤民，至正五年進士(元史一八五本傳)

石普，至正五年進士(元史一九四本傳)

彭庭堅，至正五年進士(元史一九五本傳)

高，至正五年進士(明史二八五文苑陶宗儀附傳)

普顏不花，至正五年進士(元史一九五本傳)

惠宗至正八年戊子(西一三四八)

賜進士阿魯輝帖木兒王宗哲等七十八人第(元史四一)

惠宗至正十一年辛卯(西一三五二)

賜進士朵魯圖文允中等八十三人第(元史四二)

惠宗至正十四年甲午(西一三五五)

賜進士薩朝晤牛繼志等六十二人第(元史四三)

惠宗至正十七年丁酉(西一三五七)

是年例當有科舉

惠宗至正二十年庚子(西一三六〇)

賜進士買住魏元禮等三十五人第(元史四五)

惠宗至正二十三年癸卯(西一三六三)

賜進士寶實楊稅等六十二人第(元史四六)

惠宗至正二十六年丙午(西一三六六)

賜進士赫德溥化張棟等七十二人第(元史四七)

# 樂山語

劉學章

方域殊語多存古言古字。雖音有轉移，證以故書雅記，儼然如析符之復合。然此非博洽君子不能爲也。其次則審記其音，依聲託事，以俟能者考辨，亦可比於輶軒采集之職。若更造斷字，或轉會俗字，不合字例之條，有乖正名之旨。斯爲惑矣。頃見樂山縣志有方言一類。其中所載如「妯娌日先後，老人日老革革，尾窮日厥骨，食物變味日殖口，未相日緯頭，胎飭器日飭算，收絲器日篋子，火斗日尉斗，箭譜之筈，過酒器日漉漉，穀穗日約約，果多日纂纂，重日鎮，物生衣日縣，蟲蟻人日蠶，漉物日谷」之類，或隱用傳記成言，或直書說文本字，使已陳之語絕而復蘇。辨章恒言，斯爲懿美。惜其未能盡如是也，因取其有關訓詁者卅餘事，爲之考訂如左，縣志原文分條頂格書之，拙作低一格書之，聊以演其未及。庶有達者引而伸之，至如所云「鼻塞日壘」即築義之引申。「露書日龍」，實暴露之本訓。「指入人腋日批脇耳」，脇即腋之轉語。「與騰日油啄母」，啄母即螻蛄之轉音。蟻蟻見「范履器日候頭」候即援之俗書作橙。「兩人相碰日捌」捌即撞之別體。「縫折」當即縫行。力言。

戶剛「輕耗」當爲輕條。方音說文若斯之流一見易曉，略舉其例，無待煩言，其他若「黃昏」若「切」

「德惠」若「平常」若「明明白白」之類，本非異語，概可棄捐。昔康成注經，標齊人脫衣之類。顏介勉學，解蜀土豆通之稱。雖事有雅俗之殊，而其推見語言文字本原，實一契之趣也。是邦不乏好學深思之士，倘有發思古之幽情，振嚴林之緒業，張皇雅故，搜討逸言，則余竊自附於採輯詩書之末耳。卅一年四月廣濟劉學章記。

當午日噴午  
噴爲餽之遺語，段熲堂已言之，說文餽晝食也，晝兩切，桂馥云，「餽謂日中食，釋典，午爲人天食，論語，不時不食，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王筠云「晝，御覽引作中，謂日中也，吾鄉謂午飯日餽飯，因謂正午爲正餽」，案樂山亦謂午飯日餽午，此餽之本義，引申以言

時，猶備爲申時食因謂日昧爲舖也舖俗作哺

地之寬平者曰墾墾在人家曰院墾亦曰地墾亦曰天墾

案今人所謂墾即古人所謂陌，墾陌古本一音，猶五伯之伯通作霸耳，廣雅「陌，道也」，風俗通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字亦作仟伯，漢書食貨志，「開仟伯」，顏注，「仟伯，田間之道也

。亦作千伯，管子四時篇，「修封疆，正千伯」，房注，「千伯，即阡陌也」，蓋阡陌之名原止作千

百，陌讀莫獲切，即周禮遂人「百夫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之千百，故其字許書不

收，新附有陌本田間之道，因以爲衢路之稱，蜀中多陵阜，其稱坦道曰墾，實與古言，吾鄉則僅稱

阡無陌，阡無陌，雖與此微別，亦陌之遺語也，隄岸曰墾亦防之

通稱男子之壯者曰漢

男子稱漢，本古今南北之通言，而說者俱不得其解，今案漢音與乙俗作對轉，乙從反乙，本大漢以是

之詞，猶楚人之言夥頤爾，故漢之古文作漢，從水，從成，同從大，言爲域中大水，移以稱邦國稱

種族稱男子之壯者皆尊大之詞也，語言之始，義寄於音，一漢音備衆大之義，文字既作但有大水之

漢，其餘稱邦國稱男子，則依聲託事耳。

目深陷落曰眊

案此讀苦誦切。吾鄉亦有是言。蓋即眊之轉語。說文，眊，目陷也。苦夾切。以音理言之，眊與之

與俱，眊之與鳩，給之與掘，泣之與哭，

指紋圓者曰臍音羅指紋斜者曰箕

案此亦域內通語，而吾楚則謂指紋斜者曰扱箕。扱即曲禮以箕自蓋，腸即螺之螺，贏正作以狀其圓。 箕形哆口，詩巷伯成是兩其箕箕，星哆然踵狄而舌廣。 故以狀其斜。二者俱借物形以象之也。

體小曰郎煩注筋筋

案郎郎煩注。原注陽平似為陰平之誤。吾楚謂身弱小音亦如是。其本字為曠。以相反為義。方言，曠，盛也。玉篇引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受偉其肥曠而之曠。說文，益州部言人盛諱其肥曠

之曠，漢書鄒陽傳注音均引方言偉亦作諱。盧抱經云，諱其肥益，今俗謂小兒猶然。今注准人謂質力薄者為曠，亦語之反也。案吾鄉土語稱身弱小者為靈巴人讀平稱身

身困倦曰濡

案此疑為便弱之使轉語。又疑即爾雅釋詁靈勞也之靈。郭注勞苦音多惰靈。太雅召旻傳，營營靈不 供事也。史記貨殖傳，以故昔靈。集解，靈，病也。說文，靈，汗液也。從穴。孤聲。瓜者，本不 勝末微弱也。故引伸有勞倦之義。

手刺人曰掐爪搔癢曰描

案此亦今之通語。掐蓋戲之音轉。說文戲，刺也。訓殺之戲，描者搔之車。與描聲轉義近。亦載之轉

語。猶上文躡之轉胸胸。

手擊人曰柯原注音奇

案此即敲字。說文，敲，擊頭也。日卓切。無作敲。定二年左傳，闕乞內焉。奪之杖以敲之。釋文

，敲，說文作敲。淮南子，以年之少爲問丈人說事，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吾鄉稱擊人頭有科敲二音。泛稱擊則音敲。

兩手扭物曰抖原注音鳩

案此即擊字。吾鄉亦有是語。又讀上聲。原注音鳩者，以其齒頭細音與牙音相溷也。方言，擊，物也，敲物而細，秦晉謂之擊，說文訓收束。正家作繼。漢書歷律志，秋，繼也。物難斂乃成熟。

打人曰撻原注音中

案此即築之音轉。中築爲干，晉書紀，李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南燕錄，妖賊王始隨刑猶有狂言，刑者以刀環築之。今北人猶通謂打人曰築。說文，築，撻也。

或謂中即史記魯世家春寒曠之春亦通

手拍小兒曰唾欲取其笑曰唇原注音兜

案手拍小兒者，蓋指誘之入睡，或止其哭泣而言。唾之字正當作詛。說文，詛，欺也。曲禮，幼子常以無詛是也。唇即周古音如離。涉交切俗作嘲之轉音，廣雅，嘲，調也。漢書東方朔傳，談嘲而已。嘲本調

笑戲調奪字。說文調音義又與詛注。說文，詛，相呼誘也。秦策，楚人有兩妻，人詛其長者，長者

嘗之。又史記吳王濞傳，使中大夫應高詛膠西王，是也。

說詛曰詭原注音阿亦曰哄

案阿即說音對轉。說文，詭，誑也。文三年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誑也。襄廿五年傳，說

君以秋也。漢書藝文志，則上詐設而棄其信。息夫躬傳，虛造詐設之策。注皆謂詐。哄人之言，刑

湘亦有之。亦或讀如呼。吾鄉土語又讀如欣上聲。通謂哄之之言曰謊。皆一聲之轉也。呼即謊之對

變或謂說文謊言也  
轉引伸為語言欺誑

罵人曰噍亦曰謊原注  
會滔

『案噉即謊字。說文，謊，數也。一曰相讓也。段氏云。數謂數責。饒垢云，數如數之以不用倍負稱  
之數。亦責讓也。籍，玉篇尺籍至緣二切。今讀至緣切上聲。吾鄉俗語亦如是。又讀如決斷之勸。  
則舌上仍歸舌頭耳。謊即尚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之祝。俗子作咒。說文作訓。云。譌也。古音本近  
滔。俗語仍存其音。』

詞不厚曰謊原注  
音詳

案此亦今之通語。以狀人之強項倨傲。讀吉兩吉亮二切。本字為謊。說文云，直項莽說。岡朗切

。即吉兩切之洪音江浙稱人  
倨強曰謊大正讀岡朗切 說文領亦訓直項。東方朔畫贊，頡頏以儷世。頡頏即頡頏。段玉裁云  
南齊有嚴志

頡頏之倨頏  
即謊字也 頡頏倨傲之倨亦音之對轉也。

以油煎印火原注  
音推

案此謂以油炸物，則物虛起張大。其語曰拋油鍋。說文，命，大也。既脫切。廣韵訓起張。如其字  
也。亦可作張、說文云，張強夫貌。符甫切。玉篇普刀切。徐灝云，一厚條謂物之渾圓宏張者曰張  
。即此字。張讀去聲。膀胱曰脬。水之浮瀉曰泡。並音同義近。』

木履謂之木澀澀

案此即報字。急就篇，「報疑印角揚鏗巾。」顏注，「報謂草履頭深而銳平底者也。今俗謂之鞋子。」報疑錄，「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者，名曰報疑。」今木履正無跟平底之報疑也。或曰，報即周禮履人注「復卜曰鳥」之鳥。釋名，「鳥，腊也，復其下使乾腊也。」今木履之爲用亦如是。其說亦通。

箸曰筴子原注音快

案今通稱箸曰快。俗亦而說者俱不得其本字。竊以爲即說文箸下云飯杖也之杖。杖快古音爲不入也。杖者，說文云，持去也。通俗文云，以箸取物曰杖。是古人稱箸曰杖後世音轉爲快爾。

轉米曰筴原注音內亦曰碾

案爲筴爲碾，說文。碾，碾也。五對切，急就篇，碾碾扇積春簸揚。顏注，碾所以磨也。原注音內，音小訛變。泥疑兩紐不分碾即碾之別體。說文，碾，碾也。亦今之通語。

陶器損曰甃

案此即方言「甃，散也。秦竹聲變曰甃，器破而不殊，其音亦謂之甃。」字，縣志又載「聲破損曰甃，」亦即此字、說文，「甃，散聲，吾楚謂咽痛聲散曰甃，亦曰沙。」即禮記內則烏鵲色而皆一義沙鳴之沙注沙猶甃也。

一音之轉也。方言又云挾斯收也器物收亦謂之挾斯案此即釋言斯離也之斯斯析之本義也陶器損曰甃亦可作此斯字

牝牛曰淫牛牡牛曰牝牛牝牛曰草豬牡豬曰假豬原注假讀若牙



案此等語他處亦多有之。而不限於牛與豬。稱羊犬亦然。字難求其本。或即產字對轉之音，言其能產生也。周禮大宗伯注，能生其種曰產也。產本所簡切。今通讀楚簡切，故吾鄉俗語稱牝牛牝羊又音轉如差別之差。或謂差即雌之轉語猶差。牝即牝之對轉。亦為殺之別字。說文，牝，特牛也。殺，牝羊也。牝畜曰草，見魏志杜畿傳課民畜特牛草馬。草者創始之謂，廣雅草，造也。牝為畜味，有草創始造之義焉。始義也。牝母有與上言牝牛名產者表近音亦相轉。或謂草即字乳之字。牝畜曰牙始謂馬大畜須豕之牙。說文牙訓牡齒。豕牙有壯大之義，故以為雄類之稱。假自假，牙自牙，非讀假者牙也。

稱人美好曰蘇氣

案蘇即請字。蘇即請之洪音。說文，請，知也。心部有情訓古通作青。周禮天官序官注，請讀如請。古音二字同。同知即智字。

，謂其有才智為什長。小雅采芣，君子樂胥，箋，胥，有才知之名也。正義云，一。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自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拾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利古今字耳。又胥與雅通，詩刊，侯氏宴。太玄曰，不宴不雅。宴雅即宴胥。胥從疋聲。疋，古文以為詩大雅字。胥雅為美好之稱。俱古之通言也。說文培從音聲東齊謂培言也。為培與音皆美好之稱。

謂以不靈曰休。原注俗以休為體字說文應體也。今案說文並無休字此誤以他書為說文也。

案今驗此語，音如語蚌切。疑即體字或應切。休，危字。說文，休，字告訓危也。一。切經音義二十。荀子備引體亦應切也。

效。應隨之人。周禮司刺，三教曰慈惠，是也。鶴本陟絳切。合口裕或讀如精川之續。誤矣。

專錄誤曰極粉

案極當爲粉。揚即乖之訛別。方言，粉，反也。廣雅，粉，緇，借也。珍與粉同。文選王融水明九年策秀才文，粉緇空粉。李注，蜀方言曰，粉謂相乖反也。木字爲粉。說文云，轉也。引申有了反之意。淮南風遊訓，蜂蠶錯粉，是也。

同人作何事曰做喇子

案喇子猶言什麼。什麼爲今之池子與麼方言之辭。喇即什之轉語。古音什在合攝。合本音侯查切江語亦作其類。所人讀之故語。

讀如喇。猶三十台香爲用爾。什本相什係什伯之言，引申有叢聚參雜之義。二倉，一什，聚也。雜也。吳楚之間謂資生之具爲什物。一史記五帝本紀云，作什器於壽丘，案爾，一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一是何爲叢雜非一之稱，故俗語謂以事爲什麼。

不平曰原注

案吾鄉亦有是言。蓋即古語轉入較雖微不致之稱。鄭君云，一以，歛暴。按柔後必梳說。轉革暴起。

亦即荀子勸學篇之彙暴也。彙暴，枯而墳起也。說文，一以，歛暴。引申有枯槁之意。段氏謂彙暴爲槁之借。

手灑水曰屏

案吾鄉俗語亦如是。蓋即值二十三年左傳「奉世沃盥既而揮之」之揮轉語。以音理言之，猶繼從奔聲也。杜預云，揮，灑也。晉語注，揮，灑也。說文，揮，奮也。一切經音義四云，謂奮振去之也。纂文，振去爲揮。釋詩，揮，竭也。郭注，揮振去水。曲禮，飲水爵不弗揮。鄭注，振去餘酒曰揮。皆其義也。

去便曰委。爾雅小解曰委，原注委字從女禾聲古音讀若阿。委，棄也。案爾雅委，棄也。故委而棄之。

阿矢阿道，別種俗語亦如是。本字為蝸。非委菜之謂也。說文，蝸，為鳥食已吐其皮毛如丸。從九。馬聲。讀若軌。於曉切。新方言云，今貴州謂海燕食魚所吐為燕蝸，音正如軌。通語音如阿，從高聲也。案玉篇，蝸，於訛切，是其本音，引申人食已復吐亦曰蝸。承培元謂蝸即孟子出而哇之之哇是也。因之大小波亦曰蝸。雖上下有殊，而其事不別，故同為一語。

壁有縫曰膾原注夏平聲士有縫曰吉原注音冰案其字上土下口

字膾即縲字。說文，縲，裂也。呼遵切。又有縲字訓垢鬼谷子抵巇篇，縲者，縲也。縲者，縲也。縲者，縲也。也與縲音同

縲者，此大隙也。史記田敬仲世家，傅合疏縲。蜀都賦，搗栗縲發。其義不限於壁縫，故吾鄉凡謂物之坼裂皆曰縲。正讀呼遵切。吉蓋即考工記瓶人一凡陶瓶之事醫聖薛暴不入市之薛轉語。鄭君云，薛，坼裂也。本字為孽。說文，孽，搗也。搗，裂也。以音理言之，原注音冰，應作并。平聲之縲并，猶轉從卑聲讀補頂切，莫慎皆從冥聲而讀莫歷切。其本從口聲

由上觀之，其語言多有根源可尋。且大半與他處無異，其與吾鄉俗語相同者尤衆。聞此土之人其先世多自鄂東徙來者，驗之於方言益信。至其方言雖頗傷重濁，要無奇怪詭詭之風。如聲紐疑微轉喻，疑紐之者亦泥來難分，正齒或濁舌音，齒頭細音與牙無別，韻類則等呼時或樣亂，清濁僅辨平聲，有不誤者

，麻韵出車進細音，支韵有見而洪韻，亦南北之通弊也。惟語多尾音，字喜重疊，呼名必及其姓，雖父兄於子弟亦然。稱人概舉其官，疑去職而始身無改，計人必而日幾塊，疑問則曰從洪奚，斯為絕異耳。



# 轉載

## 貴俠

篇原名論古代任俠之風載思想與時代月刊第十二期

劉永濟

貴與賤，迭居而代用者也。故物無貴賤，當其時用則貴，不當其時用則賤。帝皇變，並行不悖者也。故事有常變，變不以常故而輕，常不以變故而廢。前者之喻，如夏葛冬裘，非貴賤也。非非賤於葛裘，夏冬之時異而用亦異也。後者之喻，如平人與病人。平人當食以粟稷，病人則飲以湯藥，梁稻其常湯藥其變也。而平人之梁稻不以病人湯藥故，廢而不食，病人之湯藥亦不以平人梁稻故，輕而不用。明夫此，而後可以論貴俠。

夫俠之可貴者，可為時用也，可以濟變也，然俠之名義至難，其品類至雜也。今所徵者，將為何等之俠，不可不有辨。俠固有其長，亦非無所短，今日貴俠，則於其短長之效，亦在所當辨。且俠何緣而生也，其盛衰消長之故安在，論貴俠者又烏可不一措意。是故欲貴俠當先辨俠，辨之愈明，而後俠之可貴乃愈顯。

俠之名，始見稱於韓非子，曰俠，曰羣俠，曰游俠私劍之屬，皆其論於其書五蠹篇也。其論雖簡，其簡也。及見於史記漢書中，名乃至夥。如史記季布傳，季布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集解張如淳注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又說文曰，俠，傳也，三輔謂輕財者為傳也。釋俠之名義，於此二說為允。此外異稱尚多，亦各取其一義。以其好交游者則稱游俠。史記汲黯傳，汲黯好學游俠，相與信為任。太史公書有游俠列傳，記朱家田仲郭解諸人事。以其豪縱，則稱豪俠。後漢書馬援傳，援飛笏子謂曰，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以其重氣節，則稱氣俠。後漢書張堪等傳，堪等皆以氣俠立名。史記荆軻傳田光曰，夫為行而使人疑之，與節俠也。前以節俠立名，漢書朱博傳，博仗俠好交，以其輕脫則稱輕俠。漢書朱雲傳，朱雲時通輕俠，儻客報仇。總上諸名，俠之美德，已約略可數。今更徵之史漢所載諸俠行義，則可以五德歸納之。如朱家振屣不贖，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意不充末，食不重味，乘不過犢牛。史記游俠列傳，嚴書振

無十金之財。(同上)則輕財尚儉也。趙相虞卿乘國擔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君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史記游俠傳序其事見虞卿信陵君一人本傳)則急難解義也。田橫客百餘人，聞橫不辱死，皆自殺不降漢祖。(史記田橫傳)季布季心兄弟尚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史記季布傳)則輕死重氣也。楚謠稱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史記季布傳)灌走好任俠，已然諾。(史記魏其武安列傳)則崇信用也。孫政刺刺以懸信友報仇。(史記刺客列傳)朱家以俠聞，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史記朱家傳)樓護辱死還葬者致車三千兩。(漢書樓護傳)則厚交誼也。蓋如史家之評論，亦多美詞。如司馬子長序游俠，則稱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難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又曰：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又曰：閭巷之俠，修行砥名，樂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其自序作游俠傳意，又曰：救人於厄，振人不賤，德者有乎，不謂信，不謂言，義者有取焉。子長之序游俠，其文低徊往復，沈鬱頓挫，既惜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又怪儒墨皆排擠不載。其意雖在揚游俠以譏阿世儒儒，用術取卿相如公孫宏等者。然其於游俠所為，再三稱美，豈故為矯飾之言以欺人哉。若孟堅則固曾詆子長退處士而進奸雄者，其所為游俠傳序，一反子長之論，深譏游俠。然亦曰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是則游俠之行，誠有難能而可貴者矣。夫氏游俠之所為，乃由古人厚重質樸，富於熱烈之感情，又激於不平之事故，自然而發。言行皆樸於大真，未嘗雜以絲毫求名好利之心。蓋同情心極度發展之作用，實本精神卓異之表現也。雖有時不免宕而失中，然苟加以裁成輔相之功，亦可遷入道德之域。此古今賢者所以每為之與情也。

復次，游俠者，古代社會中流品之一也。其地處與處士隱者相若。戰國末季，且與文儒並稱。韓非子謂國平養儒俠，是也。論世者不容忽視，故子長孟堅作史特著之列傳。子長懷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今徵之論語，知孔子世，已有此一流。論語記孔子病時無巾行之士，思得狂繆之人而與之。又稱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其所謂狂，頗近於俠。此猶非的然可信之例。至如答子貢問士之等。而言必信行必果，人乃次於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一等。而言必信，行必果者，子長美游俠之語也。又答子路問成人之德，謂先之成人，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三德也，實

游俠之徒所同具。是則孔子所謂之古之成人，適得游俠之流，殆無可疑者矣。

其次，游俠之風，特著於戰國之世。其故亦有可尋。蓋其要歸，約有二端。其一，則其時政治紛亂，法律失效，社會中多不平之事，每易激起人同情仗義之心，如戰國刺客游俠之所為是。及此風既成，雖在平世，亦嘗有之，如漢世諸俠是。此太史公所謂閭巷不逞之俠也。其二，則當時有士卿相養士之習。如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其自身，即任俠之士，又好延養俠士，以爲食客，故能養成風氣。其流波被於漢世，若代相陳豨，徒軍千乘，吳濞淮南，皆招致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漢書游俠列傳序)皆是。此太史公所謂有士卿相之俠也。

復次，游俠之風，雖盛於秦漢之際，而游俠之士，固未嘗著書立說，成一派之學。若墨家之有掉圖攻讎、飛箝揣摩也。雖虞卿韓非，亦嘗自著書。太史公稱其自撰春秋，其觀遊世以時，其學則以名游俠之學也。(其書首節義節義節義)任俠所崇，尚以爲任俠宗然，猶儒之自列於縱橫家也。其學則以縱橫刑要末可避，謂爲任俠之學也。且就漢世名臣中，以任俠聞者觀之，其平生行義，雖有大體相同，其學術則未嘗一致。如史稱張良居下，大爲任俠，而劉向學淮陽，且更記劉向世家，談其好學游俠，任氣節，而論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而史記汲黯傳，則以任俠自稱，脫然與張良游莊亦好黃老之言。(史記鄭當時傳)宋雲少時適輕俠，而從博士白子友受學。又漢書將軍蕭望之受學，皆能傳其業。(漢書朱雲傳)故知游俠但可名爲一種風尚，而不可稱爲一學。世有以游俠爲墨學者，觀此，知其不然矣。

雖然，游俠固非爲一家之學，游俠固各有所學，然就其行義之大體論之，仍不可謂非受儒墨之影響。此其故亦易明。班孟堅之言曰：游俠之士，自與墨身成者，若李陵侯牧，然固不無。(漢書游俠列傳序)觀班氏之意，雖不以游俠此語爲是，然即此語，可證游俠之與墨，固自有其淵源之在也。子路仕衛，孔悝作亂，攻魏出公。子路在外，聞難，往死之。此事猶尤爲游俠所最慕，且其所受儒墨之影響也。其影響尤大者，則爲墨家。墨子兼愛，游俠亦泛愛。墨子貴義，游俠亦重義。墨者節用，以自苦爲極，游俠亦樂廉尚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游俠亦使使去爲之爭死

。墨子聞公輸若為其樓之械成，將以攻宋，乃自魯往楚，裂裳裹足，行十夜而至於宋，說楚王正  
 攻宋。歸過宋，遇雨，庇其閭中，守者不納，墨子亦不伐其功。游俠亦赴人之急難而乘其能，利便  
 其德。以此觀之，儒墨為當世顯學，游俠皆蒙其影響，則亦非難不學無術，徒任感憤者可比擬矣。宋  
 史公病儒墨皆排擯游俠不載，殆亦以其行義有合於儒墨之道者，宜為儒墨所許，而皆不載，故怪之也。  
 。至其自序作游俠傳意，直以游俠之行。近於仁義，及至厚禮，其與儒墨之說，殆無異也。其意深遠，豈  
 得為知古人著書之旨者哉。

且游俠不僅變學術之影響也，亦可救末世學術人心之弊。末世儒家之弊則文弱浮偽，道家之弊則  
 則頹廢放浪，法家之弊則煩苛冷酷，游俠皆與之相反。而極端相反者，即為鄉原。孔子以鄉原為德之  
 賊。孟子弟子曾以問孟子。孟子釋孔子之意，謂鄉原之人，言不順行，行不顧言，與游俠之言言信，  
 行必果正相反。孟子謂鄉原固然媚於世，非之無難也，其與游俠之同乎游俠，則與游俠之  
 時得當世之文問，為死不顧世，亦大不同。蓋鄉原行偽善，人不具識，其害中於人心者深。游俠任天  
 真，每與世法抵觸，然其仗義敢為，實於世俗有振聳起弊之功。太史公所以為之感憤者以此。且游俠  
 之士，用之得宜，有撥亂扶傾，成功立業之效。避清濟揚之變，人極知重左之功，不知重游俠之功，  
 實多任俠之士。如吾鄉江忠烈公岷樵，即其一人。江氏未顯時，以舉人入都應禮部試，適國事艱，  
 重病，江氏為之治湯藥，及兩友俱死，又為之營殮殮，且舉試事謀二人之喪，嗚呼。由是觀之，國  
 其後卒以名節顯。蓋惟任俠之士，能輕富貴而重節義，可以出死力，當大任，臨危敢死，建立  
 事功也。

雖然，游俠非無流弊也。韓非子曰，儒以文飾法，俠以武犯禁。（五蠹篇）班孟堅曰，知世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漢書游俠列傳序）皆於游俠深致不滿，然原其立論之意，亦各有所指。蓋  
 法家一切以法裁制，純用理智，不重感情。而游俠任情觸法，故韓非深惡之。孟堅常薄馬遷序游俠，  
 退處士而進奸雄，及其作漢書，乃別撰游俠傳序，特論為政之常經，而置游俠之士。又自魏武建安以  
 爭養士相傾，至為時主所忌，故衛青霍去病相戒改節。孟堅守職奉上之言，即本諸馬遷游俠傳。蓋  
 傳衛霍事畢，述將軍蘇建之言以為贊。謂建會語遷，彼嘗責衛青不相賓客，青謝曰，自魏其武之厚養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贊末又曰，驥駑亦放此意。是則馬班所言，皆爲將相大臣立論，尙非游俠本身之弊也。惟太史公謂俠者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與漢世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居民間者所爲，則真游俠之流弊。此如後世江湖俠客之類，乃太史公所謂游俠亦醜之，朱家之所羞者也。論俠者貴能分別觀之，未可混爲一談也。

以上所論，於古代游俠之風，已具崖略。游俠之可貴，已不待言。今請進而論游俠之士，可爲今日之用，可濟今世之變。夫游俠既具有美德，爲人類精神卓異之表見，又可補救末世學術人心之弊，苟能培養此種精神，擴而充之，引之入於大道，杜絕其流弊，使之變成風氣，於今日實有裨益。試略數之，其用有五。一曰，難莫大於今日之國難，充游俠振危急難之心，則人人爭赴國難矣。二曰，害莫甚於人皆自私而國用不足，充游俠輕財崇儉之心，則人人輸財以濟國用矣。三曰，義莫上於出死力以捍外患，充游俠好義輕死之心，則人人舍生以衛國矣。四曰，信莫重於人皆開誠相與，充游俠重信用之心，則人人精誠團結以救國矣。五曰，氣節莫要於不爲濫奸，不作奴隸，充游俠尙氣節之心，則人人知恥有勇以報國矣，且今人多競進，而游俠主謙退。今日多貪婪，而游俠重廉潔。今人多詭隨，而游俠喜特立。今人多頹放，而游俠務振奮。今人多涼薄，而游俠富熱情。然則游俠之風爲今世對症之藥，有益於時用明矣。或者曰，今日之弊，在儒術之不明，憂世之士，自當以振起儒風爲事，今乃舍此不圖，而倡貴俠之論，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恐此風既成，而儒術掃地矣。則應之曰，余固言常不以變故而廢，常之與變，可並行而不悖者也。夫人皆可以爲堯舜，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此自千古不易之常理也。惟吾人今日所值之世，實爲亘古未有之變局。故一方當慎守經常之道，一方當廣謀濟變之方。游俠之士，用得其宜，有撥亂扶傾之效，既如前論，則居今日而貴俠，孰謂不宜。亦如良醫而遇危症，固不可忽其本原，然而病不去者，本亦將隨之而亡，其理甚彰較也。且余固已指陳游俠之所短，而主擴充其所長，引之入於大道矣。有志救國者，曷亦於此致其思邪。咸天曰，致思若何。曰曾文正公有言，在夫一二人之心力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矣。

轉 電

責 任 處

6